南部新書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南部新書
作者：錢易　宋

宋錢易撰。舊本卷首題錢後人，蓋以姓譜載錢氏出錢鏐也。易，字希白，吳越王倧之子。眞宗朝官至翰林學士。是書乃其大中祥符間知開封縣時所作。皆記唐時故事，間及五代，多録軼聞瑣語，而朝章國典，因革損益，亦雜載其中。故雖小説家言，而不似他書之侈談迂怪，於考證尚屬有裨。晁公武讀書志作五卷，焦竑國史經籍志作十卷。今考其標題，自甲至癸、以十干爲記，則作十卷爲是。公武所記，殆別一合併之本也。世所行本，傳寫者以意去取，多寡不一。別有一本，從曾慥類説中摘録成帙，半經刪削，闕漏尤甚。此本共八百餘條，首尾完具，以諸本兼校，皆不及其全備，當爲足本矣。

四庫全書總目提要

四庫全書總目提要

序

先君尚書，在章聖朝祥符中，以度支員外郎直集賢院，宰開封。民事多閑，潛心國史。博聞強記，研深覃精。至於前言往行，孜孜念慮，嘗如不及。得一善事，疏於方冊，曠日持久，乃成編軸，命曰南部新書。凡三萬五千言，事實千，成編五，列卷十。其間所紀，則無遠近耳目所不接熟者，事無纖巨善惡足爲鑒誡者，忠鯁孝義可以勸臣子，因果報應可以警愚俗，典章儀式可以識國體，風誼廉讓可以勵節概。機辯敏悟，怪奇迥特，亦所以志難知而廣多聞。爾雅爲六藝鈐鍵，而采謠志、考方語；周詩形四方，風、雅比興，多蟲魚草木之類。小子不肖，叨繼科目，嘗踐世宦，假字宮鑰，浚涸事休，閱繹家集；因以新書次爲門類，繕寫淨本，致於鄉曲，以圖刊鏤。昔班氏家有賜書而擅史學，王涯之以左右舊事緘於青箱，卒用名代，敢跂而及，聊緝先志云。

子翰林侍讀學士錢明逸序

嘉祐元年十一月十二日

甲卷

自武德至長安四年已前，尚書左右僕射並是正宰相。初豆盧欽望拜左僕射，不言同中書門下三品，不敢參議朝政。數日後，始有詔加知軍國重事。至景雲二年，韋安石除僕射，不帶同三品。自後空除僕射，不是宰相，遂為故事。至德二年，宰相直主政事筆，每人知十日。至貞元十年，又分每人輪一日執筆。

尚書諸廳，歷者有壁記，入相則以朱點之。元和後，惟膳部廳持國柄者最多，時省中謂之「朱點廳」。韋夏卿與弟正卿，大歷中同日登制科，皆曰：「今日盛事，全歸二難之手。」

韓昆大歷中為制科第三等敕頭，代皇異之。詔下日，坐以采輿翠籠，命近臣持采仗鞭，厚錫繒帛，以示殊澤。

常袞自禮部侍郎入相，時潘炎為舍人引麻，因戲之曰：「留取破麻鞋著。」及袞視事，不浹旬果除。

淩煙閣在西內三清殿側，畫像皆北面。閣中有中隔，隔內面北寫「功高宰輔」，南面寫「功高侯王」，隔外面次第功臣。

證聖元年正月，明堂災，重造天冊萬歲殿。二年三月成，號為通天宮。

項斯始未為聞人，因以卷謁江西楊敬之，楊甚愛之，贈詩云：「幾度見詩詩盡好，及觀標格過於詩。平生不解藏人善，到處逢人說項斯。」未幾詩達長安，斯明年登上第。

上元中，長安東內始置延英殿，每侍臣賜對，則左右悉去。故直言讜議，盡得上達。

李聽為羽林將軍，有名馬。穆皇在東宮，諷聽獻之，聽以總兵不從。及即位，太原擬帥皆不允，謂宰臣曰：「李聽為羽林將軍，不與朕馬，是必可任。」遂降制。

開元御劄云：「朕之兄弟，惟有五人，比為方伯，歲一朝見。雖載崇藩屏，而有睽談笑，是以輟牧人而各守京職，每聽政之後，延入宮中，申『友於』之誌，詠《棠棣》之詩，邕邕如，怡怡如，展天倫之愛也。」

祠部省中謂之冰廳，言其清且冷也。

尚書省東南向陽通衢有小橋，相承曰拗項橋。言御史及殿中久次者至此，必拗項而望南宮也。

都堂南門道東有古槐，垂陰至廣，或夜聞絲竹之音，則省中有入相者，俗謂之音聲樹。

二十四司印，故事悉納直廳。每郎官交印時，吏人懸之於臂以相授，頗覺為繁。楊虔州虞卿任吏部員外郎，始置匱加鐍以貯之，人以為便，至今不改。

始無笏囊，皆摽笏於馬上。張曲江清瘦不任，乃置笏囊。

秘書省內落星石，薛稷畫鶴，賀知章草書，郎令余畫鳳，相傳號為「四絕」。元和中，韓公武為校書郎，挾彈中鶴一眼，時人乃謂之「五絕」。又省之東即右威衛，荒穢摧毀，其大廳逼校正院，南對御史臺，有人嘲之曰：「門緣御史塞，廳被校書侵。」

曹確、楊收、徐商、路巖同秉政，外有嘲之曰：「確確無余事，錢財總被收。商人都不管，貨賂幾時休？」

李林甫寡薄，中表有誕子者，以書賀之云：「知有弄獐之慶。」

鄭註鎮鳳翔，皆擇貞正之士以為幕席，亦欲遏其邪行。及註敗，皆為監軍所誅。

溫大雅武德中為黃門侍郎，弟彥博為中書侍郎。高祖曰：「我起義晉陽，為卿一門耳。」後弟大有又除中書侍郎。

中書省有磐石，初薛道衡為內史侍郎，常踞其石草詔。後孫元超每見此石，未嘗不泫然。

施肩吾與趙嘏同年，不睦。嘏舊失一目，以假珠代其精，故施嘲之曰：「二十九人同及第，五十七只眼看花。」元和十五年也。

女道士魚玄機，住咸宜觀，工篇什。殺婢綠翹，甚切害，事敗棄市。

崔四八，即慎由之子，小名緇郎。天下呼油為麻膏，故謂之麻膏相公。

開元中，岐、薛以下，輪日載筆於乘輿前，作內起居註，四季朱印聯名，牒送史館。至天寶十載季冬，已成三百卷。率以五十幅黃麻為一編，雕檀軸紫鳳綾表，遂別起大閣貯之。逆胡陷西京，先以火千炬焚是閣，移時灰滅，故實錄百不敘及一二。

小許公從工部侍郎除中書舍人，便供政事食，明日加知制誥。舍人有政事食，自此為始。

太和中，上自延英退，獨召柳公權對。上不悅曰：「今日一場大奇也。嗣復李玨道張諷是奇才，請與近密官。鄭覃夷行即云是奸邪，須斥之於嶺外。教我如何即是？」公權奏曰：「允執厥中。」上曰：「如何是允執厥中？」又奏：「嗣復李玨既言是奇才，即不合斥於嶺外；鄭覃夷行既云是奸邪，亦不合致於近密。若且與荊、襄間一郡守，此近於允執厥中。」旬日又召對，上曰：「允執厥中，向道也是。」張遂為郡守。

賈曾除中書舍人，以父名忠，固辭之。言者以中書是曹司名，父之名又同音名別，於禮無嫌。曾乃就職。

開元七年賜百僚射，金部員外盧廣、職方郎中李畬俱非善射，箭不及垛而互言工拙。畬戲曰：「與盧箭俱三十步。」左右不曉，畬曰：「去垛三十步，盧箭去畬三十步。」

李白，山東人，父任城尉，因家焉。少與魯人諸生隱徂來山，號「竹溪六逸」。天寶中遊會稽，與吳筠隱剡中。筠征赴闕，薦之於朝，與筠俱待詔翰林。俗稱蜀人，非也。今任城令廳石記，白之詞也，尚在焉。

江西私釀酒法尤嚴，王仲舒廉察日，奏罷之。

宰相門下省議事，謂之政事堂。永淳中，裴炎為中書令，始移就中書省。政事印亦改中書門下之印。

開元中，花萼樓大酺，人眾莫遏。遂命嚴安之定場，以笏畫地，無一輩敢犯。

盧攜嘗題司空圖壁云：「姓氏司空貴，官班御史卑。老夫如且在，不用嘆屯奇。」

龍朔中，楊思元恃外戚，典選多排斥選士，為選人夏彪訟之。御史中丞郎余慶彈奏免官。許南陽曰：「故知楊吏部之敗。」或問之，許曰：「一彪一狼，共看一羊，不敗何待？」

開元皇帝為潞州別駕，乞假歸京。值暮春，戎服臂鷹於野次。時有豪氏子十余輩，供帳於昆明。上時突會，座中有持酒船唱令曰：「今日宜以門族官品。」至上，笑曰：「曾祖天子，祖天子，父相王，臨淄郡王李某。」諸輩驚散。上聯舉三船，盡一巨觥而去。

襄王僭偽，朱玟秉政，百揆失序，逼李拯為內署。拯常吟曰：「紫宸朝罷綴鵷鸞，丹鳳樓前駐馬看。唯有終南山色在，晴明依舊滿長安。」拯終為亂兵所殺。

武德七年，遣刑部尚書沈叔安攜天尊像賜高麗，仍令道士往彼講《道德經》。

自先天初至開元十五年，儀同者四人：姚崇、宋璟、王同皎、王毛仲。

唐法：親王食封八百戶，有至一千戶；公主三百戶；長公主五百戶，有至六百戶；唯太平、相王逾此制。

黃巢入青門，坊市聚觀。尚讓慰曉市人曰：「黃王為生靈，不似李家。」其悖也如此。

長安令李濟得罪因奴，萬年令霍晏得罪因婢。故趙縱之奴當千，論縱陰事，張鎰疏而杖殺之。縱，即郭令之婿。

建中末，姚況有功於國，為太子中舍人。旱蝗之歲，以俸薄不自給而以餒終。哀哉！

田神功大歷八年卒於京師，許百官吊喪。上賜屏風裀褥於靈座，並賜千僧齋以追福。至德以來，將帥不兼三事者，哀榮無比。

柳渾舊名載，為朱泚所逼。及克復，上言曰：「頃為狂賊點穢，臣實恥稱舊名。矧字畫

帶戈，時當偃武，請改名渾。」渾後入相，封宜城公，謂之柳宜城。

韋覬著《易蘊》，甚有奧旨。覬，見素孫。

郭令公終始之道無缺焉，惟以譖怒判官張譚，誣奏杖殺之，物議為薄。

張巡每戰大呼，牙齒皆碎。及敗，尹子奇視之，其齒存者不過三四。初守寧陵也，使許遠詣賀蘭進明乞救兵，進明大宴，遠不下喉，自嚙一指為食。進明終不應，以至於破。

貞觀中，擇官戶蕃口之少年驍勇者數百人，每出遊獵，持弓矢於御馬前射生，令騎豹文韉，著獸文彩衫，謂之百騎。至則天漸加其人，謂之千騎。孝和又增之萬騎，皆置使以領之。

彭偃與朱泚下偽詔曰：「幽囚之中，神器自至。豈朕薄德，所能經營。」泚敗偃誅，其妖亂也如此。

大和九年冬，甘露事敗，將相棄市。王璠謂王涯曰：「當初勸君斬卻鄭註，斬之豈有此事也。」此雖臨刑之言，然固當矣。

梁祖常言於昭皇：「趙崇是輕薄團頭，於鄂州座上，佯不識駱駝，呼為山驢王。」遂阻三事之拜。此亦挫韓偓也。

王皇後開元中恩寵日衰而不自安，一日訴之曰：「三郎獨不記阿忠脫新紫半臂，更得一鬥面，為三郎生日為煎餅耶？」上戚然憫之，而余恩獲延三載。

武德初，史館尚隸秘書省著作局。貞觀三年移於門下省北，宰相監修。自是著作局始罷史職。

公孫羅為沛王府參軍，撰《文選音義》十卷。羅，唐初人。

開元中，裴光庭為侍中，門下過官，委主事閻麟之裁定，隨口下筆。時人語曰：「麟之口，光庭手。」物議醜之。

張延賞怙權矜己，嫉柳渾之守正，使人謂之曰：「相公舊德，但節言於廟堂，則名位可久。」渾曰：「為吾謝張相公，柳渾頭可斷，而舌不可禁。」

王縉在太原，舊將王無縱等恃功，且以縉儒者易之，每事多違約束。一朝悉召斬之，將校股慄。

大歷中，隴州貓鼠同乳，率百僚賀。崔祐甫獨奏曰：「仁則仁矣，無乃失於性乎。」

李邕自滑州上計也，京洛阡陌聚觀，以為古人。蓋邕負美名，頻被貶斥，剝落在外也。

元德秀字紫芝，為魯山令，有清德。天寶十三年卒，門人相與謚為文行先生。士大夫高其行，不名，謂之元魯山。

駙馬都尉鄭潛曜，睿皇之外孫，尚明皇第十二女臨晉長公主，母即代國長公主也。開元中母寢疾，曜刺血濡奏章，請以身代。及焚章，獨「神道許」三字不化。翌日主疾間，至哉，孝子也。

殿中監、少監、尚衣、尚舍、尚輦，大朝會皆分左右，隨傘扇立，入閣亦同之。

牛僧孺三貶至循州，本傳不言，漏略也。

李景讓典貢年，有李復言者，納省卷，有《纂異》一部十卷。榜出曰：「事非經濟，動涉虛妄，其所納仰貢院驅使官卻還。」復言因此罷舉。

古押牙者富平居，有遊俠之才，多奇計，往往通於宮禁。

五月一日御宣政殿，百僚相見之儀，貞元已來常行之，自後多闕。

崆峒山在松州屬龍州，西北接蕃界。蜀破後路不通，即非空桐也。

長安中秋望夜，有人聞鬼吟曰：「六街鼓歇行人絕，九衢茫茫空有月。」又聞有和者曰：「九衢日生何勞勞，長安土盡槐根高。」俗云務本西門是鬼市，或風雨晦冥，皆聞其喧聚之聲，怪哉！

太和中，程修己以書進見，嘗舉孝廉，故文皇待之彌厚。會春暮，內殿賞牡丹花，上頗好詩，因問修己曰：「今京邑人傳牡丹詩，誰為首出？」對曰：「中書舍人李正封詩：『天香夜染衣，國色朝酣酒。』」時楊妃侍，上曰：「妝臺前宜飲以一紫盞酒，則正封之詩見矣。」

高宗欲廢王皇後，立武昭儀，猶豫未定。許南陽宣言於朝曰：「田舍翁購種，得十斛麥，尚須換卻舊婦。況天子富有四海，立一皇後，有何不可？」上意乃定。籲，牝雞之孽，洎移土德，過始於南陽。

白樂天之母，因看花墜井。後有排擯者，以《賞花》、《新井》之作左遷。穆皇嘗題柱曰：「此人一生爭得水吃。」

張介然天寶中為尉衛卿，因入奏曰：「臣今三品，合列棨戟，若列於帝城，鄉裏不知。臣河東人也，請列戟於故鄉。」上曰：「所給可列故鄉，京城佇當別賜。」本鄉列戟，介然始也。

京兆尹黎幹，戎州人也。嘗白事於王縉。縉曰：「尹南方尹子也，安知朝禮？」其慢而侮人率如此。

總章中，天子服婆羅門藥，郝處俊諫曰：「修短有天命，未聞萬乘之主，輕服蕃夷之藥。」

貞元中，邕州經略使陳曇怒判官劉緩，杖之二十五而卒。卒之日，曇得疾，見緩為祟而卒。

韋氏專制，明皇憂甚，獨密言於王琚。琚曰：「亂則殺之，又何疑！」

開元中，諸王友愛特甚，常謂近侍曰：「思作長枕大被，與諸王同臥。」

鄱陽人張朝為猛獸所搏噬，其家犬名小貍救之獲免。

中書省柳樹久枯死。興元二年車駕還而柳活。明年，呂渭以為禮部賦，上甚惡之。

盧群昔寓居鄭州，典貼得良田，及為鄭滑節度，悉召其主還之。時以為美談。

自貞元來，多令中官強買市人物，謂之「宮市」。

日本國大臣曰真人，猶中朝戶部尚書。

郭代公元振為西涼州牧，時西蕃酋帥烏質勒強盛，元振為之立語。俄頃雪下盈尺，質勒既老，久立，歸而遂死。人謂詭殺烏質勒。

路隨孝行清儉，常閉門不見賓客。狀貌酷似其先人，以此未嘗視鏡。又感其父沒蕃，終身不背西坐，其寢以西首。

乙卷

貞元十二年，盧邁喪弟，請出城臨。近年宰相多拘守，而邁有此行，時人美之。

裴延齡綴緝裴弼所註《史記》之闕，自號「小裴」。

楊氏於靜恭一房猶盛，汝士虞卿，漢公魯士是也。虞卿生知退，知退生堪，堪生承休，承休生巖，巖生郁，郁生覃。覃太平興國八年成名，近為諫議大夫，知廣州卒。堪為翰林承旨學士，隨僖皇幸蜀，在中和院。承休自刑部員外郎使浙右，值多難，水陸相阻，遂不歸。巖侍行，十六矣。我曾祖武肅辟之幕下。先人承襲，巖已為丞相。及叔父西上，巖以圖籍入覲，卒於秀州，年八十餘。今刑部郎中直集賢院侃，亦巖之第三子郾孫也，蟾之子。司封員外郎蛻，即巖第三子郾之子。郾入京為員外郎分司，判西臺卒。侃端拱二年成名。蛻淳化三年登科。修行即四李也。發嘏、收巖、履道，即憑、冰、凝也。新昌即於陵也。後涉入相，即修行房也。制下之日，母氏垂泣不悅，以收故也。

蕭氏登三事者多於他族，首於瑀，嵩、華、俛、仿、寘、遘、頎次之。

貞元十二年天子降誕日，詔儒官與緇黃講論。初若矛盾相向，後類江海同歸。三殿談經，自此始也。

韓皐自京尹貶撫州司馬，召左執金吾奏於延英，面受京尹，便令視事，時尚未有制。

金鑾殿始立於金鑾坡，至朱梁始改為金鑾殿焉。

開元中，筆匠者名鐵頭，能瑩竹如玉，人莫傳其法也。

婦人之貴，無出於苗夫人：晉卿之女，張嘉貞之新婦，延賞之妻，弘靖之母，韋皐外姑。

王徽為相只一日。中和五年二月，除昭義節制，徽上表乞免。詞曰：「六年內署，雖叨捧日之榮；一日臺司，未展致君之懇。」後蕭寘拜相，度降麻日薨。陸希聲登庸，未上棄世。今徽之曾孫平叔，見任禮博。希聲之子賓於，終於殿省。

凡中書有軍國政事，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，雜署其名，謂之五花判事。其舍人中選一人明練政事者，專典機密，謂之解事舍人。

開元中，將軍宋清有神劍，後為瓜州牧李廣琛所得。哥舒翰知而求之，廣琛不與，因贈詩曰：「刻舟尋已化，彈鋏未酬恩。」

永徽元年五月，吐火羅國遣使獻大鳥，高七尺，其足如駝，鼓翅而行，日三百里，能啖銅鐵，夷俗呼為駝鳥。

貞觀二十三年，始改治書御史為御史中丞。其年亦改諸州治中為司馬，禮部郎為奉禮郎。

儀鳳二年，長安光宅坊掘得石函，函之內有佛舍利萬餘粒。

貞元十二年，上宴宰相於麟德殿之東亭。令施屏風於坐位之後，畫漢魏以下名臣，並列善言美事。

永徽五年，吐蕃獻大佛廬，高五丈，廣二十步。

祖詠試《雪霽望終南》詩，限六十字。成至四句，納主司，詰之。對曰：「意盡。」

咸通九年正月，始以李贊皇孫延古起家為集賢校理。

諸名族重京官而輕外任，故楊汝士建節後詩云：「拋卻弓刀上砌臺，上方樓殿窣雲開。山僧見我衣裳窄，知道新從戰地來。」又云：「如今老大騎官馬，羞向關西道姓楊。」

貞元十四年，初令金吾不要奏朝官相過，從張建封奏也。

舊皆傳呼。貞觀十年，馬周奏置街鼓以代，傳呼自此而罷。

永徽五年八月，蔣孝璋除尚藥奉御員外。置同正員員外官，始自此。

貞元後，每歲二月八日，總章寺佛牙開，至十五日畢。四月八日，崇聖寺佛牙開，至十五日畢。此牙即那咤太子上宣律師者。

進士春關宴曲江亭，在五六月間。一春宴會，有何士參者，都主其事，多有欠其宴罰錢者，須待納足，始肯置宴。蓋未過此宴，不得出京，人戲謂何士參索債宴。士參卒，其子漢儒繼其父業。南院驅使官鄭镕者，知名天下，後亦官至宣州判司。故宛陵王公凝判鼿，充職，得朝散階。如鄭镕與何士參及堂門官張良佐，皆應三數百年在在於人口。

李林甫開元初為中允，時源乾曜為侍中，是中表之戚，托其子求司門郎中。乾曜曰：「郎官須有素行才望高者，哥奴豈是郎官耶？」數日除諭德。哥奴，林甫小字。

明皇末年在華清宮，值正月望，欲夜遊，陳元禮奏曰：「宮外即是曠野，須有預備。若欲夜遊，願歸城闕。」

大歷中禁屠殺，而郭子儀隸人殺羊，裴谞尹京具奏之。或言郭公有社稷功，豈不為蓋之。裴笑曰：「非爾所解：郭公權太盛，上新即位，必謂黨附者眾。吾今發其細過，以明其不弄權，用安大臣耳。」人皆是之。谞五世為河南尹，坐未嘗當正位。

貞元十二年始置掖庭局令。

吏部有四拗：冬納文書之始，卻謂之選門閉；四月秋省事畢，反謂之選門開；選人各在令史門前，謂之某家百姓；南場判後，狀卻粘在判前。

韋皐見辱於張延賞，崔圓受薄於李彥允，皆丈人子婿。後韋為張西川交代，崔殺李殊死。

趙光逢有時稱，謂之玉界尺。

鄭滑盧宏正尚書題柳泉驛云：「余自歙州刺史除度支郎中，八月十七日午時過永濟渡卻。自度支郎中除鄭州刺史，亦以八月十七日午時過永濟渡。從吏部郎中除楚州刺史，以六月十四日宿湖城縣。今年從楚州刺史除給事中，計程亦合是六月十四日湖城縣宿。事雖偶然，亦冥數也。」

韓偓，即瞻之子也，兄儀。瞻與李義山同年，集中謂之「韓冬郎」是也。故題偓云：「七歲裁詩走馬成。」冬郎，偓小名。偓字致光。

王右丞善琵琶，賈魏公善琴，皆妙絕一時。

李郃除賀州，人言不熟臺閣，故著《骰子選格》。

貞元二年，以右常侍於頔為左千牛衛上將軍，少府監李忠誠為千牛衛上將軍，司農卿姚明揚為右領軍大將軍，右庶子裴谞為右千牛衛大將軍，參用文武也。

韓滉，浙西統制一方，頗著勤績。晚途政甚苛慘，亦可惜也。

咸通九年，劉允章放榜後，奏新進士春關前，擇日謁謝先師，皆服青襟介幘，有洙泗之風焉。

長安四月以後，自堂廚至百司廚，通謂之櫻筍廚。公餗之盛，常日不同。

每歲寒食，薦餳粥雞球等，又薦雷子車。至清明尚食，內園宮小兒於殿前鉆火，先得火者進上，賜絹三疋，碗一口。都人並在延恩門看人出城灑掃，車馬喧闐。新進士則於月燈閣置打球之宴，或賜宰臣以下酴釄酒。即重釀酒也。

貞元中，蔡帥陳仙奇於李希烈庭中得錢一文，大小如開通之狀，文曰「天下太平」。

自唐初來歷五院惟三人：李商隱、張延賞、溫造。五院謂監察、殿中、侍御史、中丞、

大夫。

貞元十八年五月，以祠部員外郎裴秦檢校兵部郎中，兼中丞、安南都護本管經略使，殊拜也。

顧況誌尚疏逸，近於方外。時宰招以好官，況以詩答之云：「四海如今已太平，相公何用喚狂生。此身還似籠中鶴，東望瀛洲叫一聲。」

貞元初，山人鄧思齊獻威靈仙草，出商州，能愈眾疾。禁中試有效，特令編付史館。

貞元十七年，翰林待詔戴少平死，十六日復生。

宋祁為補闕，與同省候李崖州，而笑語稍聞，浹旬除河清令。

長安舉子自六月以後，落第者不出京，謂之過夏。多借靜坊廟院及閑宅居住，作新文章，謂之夏課。亦有十人五人醵率酒饌，請題目於知己朝達，謂之「私試」。七月後投獻新課，並於諸州府拔解。人為語曰：「槐花黃，舉子忙。」

郭幼明，子儀之母弟，無學術武藝，但善飲酒，好會賓客而已。卒亦贈太子太傅。

孔巢父使田悅，謂之曰：「不早歸國，為一好賊爾。」悅曰：「為賊既曰好賊，為臣當作功臣。」

開元、天寶間有內三司，置於禁中，內職有權要者掌之。天下財，谷著之簿間，毫髮無隱。

韋貫之及第年，建議曰：「今歲有司放榜，春關以前，請以新及第為名。」至今不改。

韋肇初及第，偶於慈恩寺塔下題名。後進慕效之，遂成故事。

令狐楚久為太常博士，有詩云：「何日肩三署，終年尾百僚。」

梁祖欲以牙將張延範為太常卿，諸相議之。裴樞曰：「延範勛臣，幸有方鎮節鉞之命，

何籍樂卿？恐非梁王之旨。」乃持之不與，裴終以此受禍。

歲除日太常卿領官屬樂吏，並護僮侲子千人，晚入內，至夜於寢殿前進儺。然蠟炬，燎沉檀，熒煌如晝，上與親王妃主已下觀之，其夕賞賜甚多。是日衣冠家子弟多覓侲子之衣，著而竊看宮中。頃有進士臧童者老矣，偶為人牽率，同入其間，為樂吏所驅，時有一跌，不敢擡頭視。執犁牛尾拂子，鞠躬宛轉，隨隊唱夜好千匝於廣庭之中。及將旦得出，不勝困劣，扶舁而歸。一病六十日，而就試不得。

政事堂有後門，蓋宰相時過舍人院，咨訪政事，以自廣也。常衮塞之，以示尊大。凡有公事商量，即降宣付閣門，開延英。閣門翻宣申中書，並榜正衙門。如中書有公事敷奏，即宰臣入榜子，奏請開延英。又一說：延英殿即靈芝殿也，謂之小延英。苗晉卿居相，以足疾，上每於此待之。宰相對小延英，自此始也。

李揆秉政，苗侍中薦元載，揆不納。謂晉卿曰：「龍章鳳姿之士，不可見獐頭鼠目之人，乃求官耶！」及載入相，除揆秘書監，江淮養疾，凡十餘年。

五方師子本領出在太常，靖恭崔尚書邠為樂卿，左軍並教坊曾移牒索此戲，稱雲備行從。崔公判回牒不與閱。儺日如方鎮大享，屈諸司侍郎兩省官同看。崔公時在色養之下，自靖恭坊露冕從板輿入太常寺棚中，百官皆取路回避，不敢直沖，時論榮之。

盧杞貌醜而藍色，人皆鬼視之。

陳少遊除桂察，許中人董秀歲供五萬米，行販越察。

故事，諸官兼大夫中丞，但升在本官之上。貞元中，元涵為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，便判臺事。

父子知舉三家：高鍇子湘湜，於邵子允躬，崔郾子瑤。惟崔氏相去只二十年。

吏部故事，放長名榜，舊語曰：「長名以前，選人屬侍郎；長名已後，侍郎屬選人。」

吏部常式，舉選人家狀，須云：「中形，黃白色，少有髭。」或武選人家狀，云：「長形，紫黑，多有髭。」

西蕃諸國通唐使處，置銅魚雄雌相合十二隻，皆銘其國名第一至十二，雄者留內，雌者付本國。如國使正月來賫第一魚，余同準此。閏月即賫本月而已。校其雌雄合，依常禮待之，差謬即按。至開元末鴻臚奏蕃國背叛，銅魚多散失，始令所司改鑄。

大和中，上謂宰臣曰：「明經會義否？」宰臣曰：「明經只念經疏，不會經義。」帝曰：「只念經疏，何異鸚鵡能言？」

貞元中，裴肅為常州刺史，以進奉為越察。劉贊死於宣州，判官嚴綬領軍進奏，為刑部員外。天下刺史進奉，自裴肅始；判官進奏，自嚴綬始。

鄭雲逵由朱滔軍逃歸長安，自盧龍掌記、檢校祠部員外郎，除諫議大夫。

徐浩，越州人，嶠之子。三遷右拾遺，並充麗正殿校理。

絳州碧落觀碑文，乃高祖子韓王元嘉四男為元妃所制，陳惟玉書。今不知者，妄有怪說，但背有「碧落」二字，故傳為碧落碑。

白傅與贊皇不協，白每有所寄文章，李緘之一篋，未嘗開。劉三復或請之，曰：「見詞翰，則回吾心矣。」

蕃中飛鳥使，中國之驛騎也。

舊制，起居院在中書省內。

貞元中，太常奏每年小大中祠，共七十七祭。

天寶中語云：「殷、顏、柳、陸、蕭、李、邵、趙。」以其行義敦交也。殷寅、顏真卿、柳芳、陸據、蕭穎士、李華、邵軫、趙驊。

天後時，太常丞李嗣真聞東夷三曲一遍，援胡琴彈之，無一聲遺忘。

五原有冤獄，顏真卿為御史辯之，天方旱，獄決乃雨。復有鄭延祚者，母卒二十九年，

殯僧舍垣地，真卿劾奏之，兄弟皆不齒，天下聳動。

舊制，中書舍人分押六曹，以平奏報。貞元中盧杞為相，請分之，楊炎固以為不可。

貞元元年十一月，京兆奏有人於長興坊得玉璽，文曰「天子信璽」。

奘三藏至西域，入維摩詰方丈。及還，將紀年月於壁，染翰欲書，約行數千百步，終不及墻。

元和中，李絳、崔群同掌密命，韋貫之、裴度知制誥，李簡中丞並裴垍在翰林日所舉，皆相次入輔。

大和中，樂工尉遲璋左能囀喉為新聲，京師屠沽效之，呼為拍彈。

朱敬則，亳州永城人也，孝行忠鯁，舉世莫比；門表闕臺者六所，今古無之。元孫禹錫，咸平二年學究登科，見任虞部員外郎。

貞觀中，紀國僧慧靜撰《續英華詩苑》行於代。慧靜常言曰：「作之非難，鑒之為貴。吾所搜揀，亦詩三百篇之次。」慧靜俗姓房，有操識。今復有詩篇十卷，與《英華》相似，起自梁代，迄於今朝，以類相從，多於慧靜所集，而不題撰集人名氏。

丙卷

梁崇義，長安市井人，有力，能卷金舒勾。後自羽林射生，累為襄陽節度使同平章事，終以謀叛伏誅。

道州錄事參軍王沼與楊炎有微恩，及炎入相，舉沼為監察御史，始滅公議。

舊令，一品墳高一丈八尺。惟郭子儀薨，特加十尺。

貞元以來，禁中銀瓶不過高五尺。齊映在江西，因降誕日獻高八尺者，士君子非之。

穆元，休寧之父也，撰《洪範外傳》十篇。開元中授偃師丞。

朱泚亂，臣之守節，不為迫脅：程鎮之、劉迺、蔣沇、趙驊、薛岌。

於邵善知人，樊澤舉制科至京，一見之，謂人曰：「將相之材也。」後五年而澤建節。崔元翰赴舉，年五十，亦曰：「不十年當掌誥。」皆如其言。其知人也如此。

西川浣花任國夫人，即崔寧妻也，廟今存。

王叔文始欲掃木場斬劉辟，而韋執誼違之，蓋欲為皐求三川也。

崔造、韓會、盧東美、張正則為友，皆僑居上元，好談經濟之略，嘗以王佐自許。時人號為「四夔」。

李白為天才絕，白居易為人才絕，李賀為鬼才絕。

李令問開元中為殿中監，事饌尤酷，罌鵝、籠驢皆有之。令問，世績之孫也。

咸通中，楊汝士與諸子位皆至正卿。所居靖恭裏第，兄弟並列門戟。

天授中，中丞李嗣真等為十道存撫使，合朝有詩送之，名曰《存撫集》，凡十卷。

太宗破高昌，收馬乳蒲桃種於苑，並得酒法。仍自損益之，造酒成綠色，芳香酷烈，味兼醍醐，長安始識其味也。

有進士丘絳者，嘗為田季安從事，後與同府侯臧相持爭權。季安怒，斥絳攝下邑尉。使人先路穴地以待，至則排入而瘞之，其暴如此。李錡殺崔善貞，亦同斯酷。

貞元中，祈雨於興慶宮龍堂，有白鸕鷀見池上，眾鸕鷀羅列前後，如引御舟。翌日降雨。

永泰初，乃詔左僕射裴冕等一十三人同於集賢院待制，特給飧錢，繕修廨宇，以優其禮。自後遷者非一。隋制桐木巾子，蓋取便於事。武德初使用絲麻為之，頭初上平小，至則天時內宴，賜群臣高頭巾子，號為「武家樣」。後裴冕自創巾子，尤奇妙，長安謂之「僕射樣」。

貞元十二年九月庚子，賈耽私忌，絕宰相班，中使出召主書吳用承旨。時趙憬薨，盧邁請假之故也。

淮南程幹本富家，三年間為水火焚蕩，家業俱盡。妻茅氏連八年生十六男，父子相攜，行乞於市。

貞元七年，令常參官每日二人引見延英，訪以政事，謂之巡對。

開成元年，改諸王侍讀為奉諸王講。李石上請也。

神龍初，洛水漲。宋務先上疏曰：「巷議街談，共呼坊門為宰相，為節宣風雨，燮調陰陽。」

司馬天師承禎，狀類陶隱居。

聖善寺報慈閣佛像，自頂至頤八十三尺，額中受八石。

新進士放榜後，翌日排光範門，候過宰相。雖云排建福門，集於西方館。昔有詩云：「華陽觀裏鐘聲集，建福門前鼓動期。」即其日也。

采訪使，開元二十二年二月十九日宰相張九齡奏置，時以御史中丞盧絢為之。

大歷十四年七月十日，閑廄奏：「準舊例，每日於月華門立馬兩匹，仗下後歸廄。」

高祖第三女平陽公主柴氏，初舉義兵於司竹園，號「娘子軍」，即柴紹之妻也。

大中以來，禮部放榜歲取三二人姓氏稀僻者，謂之色目人，亦謂之榜花。

張嘉貞開元中任中書令，著緋。傅遊藝武后時居相位，著綠。

僧惠範以罪沒入其錢，得一千三百萬索。元載家破，納產胡椒九百石。鄭註誅後，納絹一百萬匹，他物可知矣。

《時政記》，宰臣所修。起於長壽中，宰相姚璹錄中書門下事。

每歲十一月，天下貢舉人於含元殿前，見四方館舍人當直者，宣曰：「卿等學富雄詞，遠隨鄉薦，跋涉山川，當甚勞止。有司至公，必無遺逸，仰各取有司處分。」再拜舞蹈訖退。

開元式，諸蕃使嗣以元會日，並聽升殿，自外廊下。

長安中，嘗見有人臘長尺許，眉目手足悉具，或以為焦僥人也。

《清夜遊西園圖》，顧長康畫。有梁朝諸王跋尾云：「圖上若干人，並食天祿。」貞觀中，褚河南裝背。

小說中言十家事起者，即太和九年冬甘露事也，凡滅十家。

咸通中，俳優恃恩，咸為都知。一日樂喧嘩，上召都知止之，三十人並進。上曰：「止召都知，何為畢至？」梨園使奏曰：「三十人皆都知。」乃命李可及為都都知。後王鐸為都都統，襲此也，籲哉！

故事，三館學士不避行臺，謂三院連鑣也。

凡進士入試，遇題目有家諱，謂之文字不便。即托疾，下將息狀來出，云：「牒某，忽患心痛，請出試院將息，謹牒如的。」暴疾亦如是。

兩省官上事日，宰相臨送，上事者設床，坐而判三道，宰相別施一床，南坐四隔，謂之壓角。李玨為河南尹，上之日，命工曹示之曰：「先拜恩，後上事。」今禮上之儀，謝恩之後更拜廳，誤也。

裴度帶相印入蔡，李愬具軍容，度避之。愬曰：「此方不識上下，今具戎服拜相國於堂下，使民吏生畏。」度然之。自後帶宰相出鎮，凡經州郡，皆具橐鞬迎於道左，自此始也。

玉真宮主玉葉冠，時人莫計其價。

崔元翰晚年取應，咸為首捷：京兆解頭，禮部狀頭，宏詞敕頭，制科三等敕頭。

裴次元制策、宏詞同日敕下，並為敕頭。時人榮之。

李群玉好吹笙，常使家僮奏之。又善《急就章》，性善養白鵝。及授校書郎東歸，故盧肇送詩云：「妙吹應諧鳳，工書定得鵝。」

天寶中，內種甘子，結實凡一百五十顆。

至德三年，始置鹽鐵使，王綺首為也。

大歷八年，虎入元載私廟。

麟德殿三面，亦謂之三殿。

天寶十載，寫一切道經五本，賜諸觀。

武德四年，廢五銖錢，行開元通寶錢，歐陽詢制及書，回環讀之，其義皆通。初進錢樣，文德皇后掐一甲跡，故錢背上有掐文。

李肇自尚書郎守澧陽，人有藏書者，卒藏玩焉。因著《經史目錄》。

天寶末，管戶尚九百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四。

李善於梁宋之郊，開《文選》學，乃註為六十卷。

張昌齡與太皇作息兵甲詔，嘆曰：「禰衡、潘嶽之儔也！」

蕭仿為廣帥，曾有疾，召醫者視云：「藥用烏梅子，欲用公署中者。」仿乃召有司，以市價計而後取。廉也如此。

光啟元年，鎮州王镕進耕牛一千頭，戎器九千三百事，表云：「庶資辟土之功，聊備除凶之用。」舊制，東川每歲進浸荔枝，以銀瓶貯之，蓋以鹽漬其新者，今吳越間謂之鄞荔枝是也。此乃閩福間道者自明之鄞縣來，今謂銀，非也。咸通七年，以道路遙遠，停進。

軒轅集，謂之羅浮先生，已數百歲，而顏色不老。立於床上，而垂發至地。

天寶四年，撰黃素文於內道場，為民祈福。其文自飛上天，空中云：「聖壽延長。」

武德故事，御史臺門北開者，法司主陰，取冬殺之義。或云隋初移都之時，兵部尚書李圓通判御史大夫，欲向省便，故開北門。

大中十年春，宣皇微行，至新豐柳陌，見一布衣抱膝而嘆，因問之。布衣曰：「我邛人，觀光至此，此甚快樂。有巢南之想，又為橐裝所迫。今崔相公鎮西川，欲預其行，無雙縑以遺其掌事者。」帝曰：「子明旦相伺於此。」及旦，敕慎由將歸劍門。

張仲武，會昌末鎮漁陽，有政學。後有年八九十人，少識其面者，說之猶淚下。

王龜，起之子。於永達坊選幽僻帶林泉之處，構一亭，會文友於其間，名之曰「半隱亭」。後大和初，從起於蒲，於中修葺書堂以居之，號曰「郎君谷」。

唐制，員外郎一人判南曹，在曹選街之南，故曰南曹。

薛逢命一道士貌真，自為贊曰：「壯哉薛逢，長七尺五寸。」放筆終未能續。一旦忽有羽衣詣門，延之與語。忽於東壁見真贊，讀之，乃命筆續之，曰：「手把金錐，鑿開混沌。」長揖而去，不知所之。逢作《鑿混沌賦》馳名。

天寶十載，始封四海神為王。

安祿山肚垂過膝，重三百五十斤，妖胡也。

大歷十三年，改諸道上都留後為進奏。

狄梁公為兒童時，與諸昆同遊於道，遇善相者海濤法師。驚曰：「此郎位極人臣，蒼生是賴；但恨衰朽之質，所不見爾。」

李六娘者，蒲州人，師事紫微女道士為童子。開元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三夜，宴坐而睡，覺已在河南府開元觀。京兆尹李適之以為妖，考之，顏色不變。具上聞，召入內，度為道士。

鄭余慶廉儉，一旦書請兩省家膳，至則脫粟蒸葫蘆而已。

元和、大和以來，左右中尉或以襆頭紗贈清望者，則明晨必有爰立之制。

陳蓁者，每候陽城請俸，常往稱其錢帛之美，月有獲焉。

歲三月望日，宰相過東省看牡丹，兩省官赴宴，亦屈保傅屬卿而已。

盧懷慎暴卒而蘇，曰：「冥司三十爐，日夕為張說鼓鑄貨財，我無一焉。」

張建章，四鎮之行軍司馬也。曾賚戎命往渤海，回及西崖，經太宗征遼碑，半在水中。建章則以帛苞麥屑，置於水中，摸而讀之，不欠一字。

高駢章疏不恭，皆顧雲之辭也。駢後謂左右曰：「異日朝廷以不臣見罪，此輩寧無赤族之患耶？」

李德裕三鎮遷改，皆有異人豫為言之；惟投南荒，未嘗先覺。

李元賓言：「文貴天成，強不高也。」李翰又言：「文章當如千兵萬馬，而無人聲。」

李德裕鎮浙西，劉三復在幕。一旦令草謝御書表，謂之曰：「立構也，歸創之。」三復曰：「文理貴中，不貴其速。」贊皇以為當。

王起鴻博，文皇嘗撰字試之。起曰：「臣中國書中所不識者，惟《八駿圖》中三五字而已。」

倪曙有賦名，為太學博士制詞，螢雪服勤，屬詞清妙。因廣明庚子避亂番禺，劉氏僭號，為翰林學士。

董昌稱僭，殺判官李韜。施從實、竇鄴皆強諫，不聽。韜最錚錚，曾為兩池鹽鐵。及昌敗，咸有封贈。

丁卷

武德元年，以長安令獨孤懷恩為工部尚書。

萬歲通天元年四月一日，神嶽中天王，可尊為神嶽中天皇帝。至神龍元年，復為王。

孫智諒，開元年中內殿修齋，奉詔投龍於吉之玉笥山。泊舟江側，見異氣在東川之中，疑有古跡。遂於閣皂山掘得銅鐘一枚，重百餘斤。鐘下得王像三身，因置閣皂觀。

省中諸郎不自員外拜者，謂之土山頭果毅。言其不歷清資，便拜高品，似長征兵士，便授邊遠果毅也。

先天中，王主敬為侍御史，自以才望華妙，當入省臺前行。忽除膳部員外，微有惋悵。吏部郎中張敬忠詠曰：「有意嫌兵部，專心望考功。誰知腳蹭蹬，卻落省墻東。」蓋膳部在省最東北隅也。

開元十八年，吏部尚書裴光庭始奏用循資格。

鄭畋少女好羅隱詩，常欲妻之。一旦隱謁畋，畋命其女隔簾視之。及退，其女終身不讀江東篇什。舉子或以此謔之，答曰：「以貌取人，失之子羽。」眾皆啟齒。

柳公權有筆偈云：「圓如錐，捺如鑿。只得入，不得卻。」義是一毛出，即不堪用。

大中中李太尉三貶至朱崖，時在兩制者皆為擬制，用者乃令狐綯之詞。李虞仲集中此制尤高，未知孰是。往往有俗傳之制，云：「蛇用兩頭，狐搖九尾。鼻不正而身豈正，眼既斜而心亦斜。」此仇家謗也。

李含光善書，或曰：「筆跡過其父。」一聞此語，而終身不書。含光，即司馬天師弟子。

長安太廟殿，即苻堅所造。

省中司門、都官、屯田、虞部、主客，皆閑簡無事。時諺曰：「司門水部，入省不數。」又角牴之戲有假作吏部令史，及虞部令史相見，忽然俱倒，悶絕良久，雲冷熱相激。

有李參軍者，善相笏，知休咎，必驗，呼為李相笏。又有龍復本者，無目，凡有象簡竹笏，以手撚之，必知官祿年壽。

馬周之妻，賣媼也，即媼引周為常何之客。

中和初，黃巢將敗。有謠云：「黃巢須走秦山東，死在翁家翁。」巢死之處，民家果姓翁。

蕭廩新為京尹，楊復恭假子抵罪，仍毆地界。廩斷曰：「新除京尹，敢打所由，將令百司，難逃一死。」由是內外畏服。

韋夏卿善知人。道逢再從弟執誼、從弟渠牟及丹，三人皆第二十四，並為郎官。簇馬久之。曰：「今日逢三二十四郎，輒欲題目之。」謂執誼曰：「必為宰相，善保其末。」謂渠牟曰：「弟當別承主上恩，而速貴為公卿。」謂丹曰：「三人之中，弟最長遠，而位極旄鉞。」皆如其言。

陳少遊檢校職方員外郎，充回紇使。檢校郎官自少遊始也。

長安有龍戶，見水色即知有龍。或引出，但如鰍魚而已。

柳珪是韋慤門生，慤嘗云：「三十人惟柳先輩便進燈燭下本。」

江陵有士子，遊於交廣間，而愛姬為太守所取，納於高麗坡底。及歸，因寄詩曰：「惆悵高麗坡底宅，春光無復下山來。」守見詩，遂遣還。

韋澳與蕭寘大中中同為翰林學士，每寓直，多召對。內使云：「但兩侍郎入直，即內中

便知宣旨。」又澳舉進士時，日者陳子諒號為陳特快，云：「諸事未敢言，惟青州節度使不求自得。」果除拜。

柳公綽家藏書萬卷，經、史、子、集皆有三本。一本尤華麗者鎮庫，又一本次者長行披覽，又一本又次者後生子弟為業。皆有廚格部分，不相參錯。

張巡、許遠，宋州立血食廟。謂之雙廟。至今歲列常祀。

會昌元年三月二十五日，敕以其日為老君降誕，假一日。

陽城貞元中與三弟隱夏陽山中，相誓不婚，啜菽飲水。有蒼頭曰都兒，與主同志。

李約為兵部員外郎勉子也，與主客員外郎張諗同官，二人每單床靜言，達旦不寐。故約贈韋徵君況詩曰：「我有中心事，不向韋三說。秋夜洛陽城，明月照張八。」

鄭畋字臺文，亞之子也。亞任桂察時生，故小字桂兒。

薛收與從父兄子元敬、族兄子德音齊名，時人謂之河東三鳳。

鄭俶依陽城讀書，經月餘，與論《國風》，俶不能往復一辭，因綰於梁下。城哭曰：「我雖不殺俶，俶因我而死。」為之服緦麻。

裴談過蘇瑰，小許公方五歲，乃試庾信《枯樹賦》。將及終篇，避談字，因易其韻曰：「昔年移柳，依依漢陰南。今看搖落，悽愴江潯潭。樹猶如此，人何以任堪。」

中書令李嶠有三戾：性好榮遷，憎人升進；性好文學，憎人才華；性好貪濁，憎人受賂。

肅皇嘗舉衣袖示韓擇木曰：「朕此衣已三浣矣。」

封德彝即楊素之婿，素為僕射，嘗撫其座曰：「封郎必居此座。」後果如其言。

天下貢賦，惟長安縣貢土，萬年縣貢水。

開元十八年，蘇晉為吏部侍郎，而侍中裴光庭每過官應批退者，但對眾披簿，以朱筆點頭而已。晉遂榜選門曰：「門下點頭者，更引註擬。」光庭不悅，以為侮己。

景龍以來，大臣初拜官者例許獻食，謂之燒尾。開元後亦有不燒尾者，漸而還止。

長慶初，每大獄有司斷罪，又令給事中中書舍人參酌出入，百司呼為參酌院，今審刑院即其地也。

李翺在湘潭，收韋江夏之女於樂籍中；趙驊亦於賊人贖江西韋環之女。或厚給以歸親族，或盛飾以事良家。此哀孤之上也。

禮部駁榜者，十一月出。粗駁者，謂有狀無解；無狀細駁，謂書其行止之過。

兩省諫議，無事不入。每遇入省，有廚食四孔炙。

中書舍人時謂宰相判官。宰相親嫌不拜知制誥，為直腳。又云：「不由三事，直拜中書舍人者，謂之撻額裹頭。」

天寶五載，巴東石開，有天尊像及幢蓋。

盧從願景雲中典選，有聲稱。時人曰：「前有裴、馬，後有盧、李。」裴即行儉，馬即馬載，李即朝隱。

上元二年夏，於景龍觀設高座，講論道、釋二教。遣宰臣百僚，悉就觀設齋聽論，仍賜錢有差。

貞元二年，江淮運米，每年二百萬斛，雖有此制，而所運不過四十萬。

王棲曜善射，嘗與文士遊虎邱寺，平野霽日，先以一箭射空，再發中之。江東文士梁肅以下，咸歌詠之。

李輔國為殿中監，常在銀臺門受事。置察事廳子數十人，官吏有小過，無不伺知。

長安三月十五日，兩街看牡丹，奔走車馬。慈恩寺元果院牡丹，先於諸牡丹半月開；太真院牡丹，後諸牡丹半月開。故裴兵部憐白牡丹詩，自題於佛殿東頰唇壁之上。大和中，車駕自夾城出芙蓉園，路幸此寺，見所題詩，吟玩久之，因令宮嬪諷念。及暮歸大內，即此詩滿六宮矣。其詩曰：「長安豪貴惜春殘，爭賞先開紫牡丹。別有玉杯承露冷，無人起就月中看。」兵部時任給事。

盧家有子弟，年已暮而猶為校書郎。晚娶崔氏子，崔有詞翰，結褵之後，微有慊色。盧因請詩以述懷為戲，崔立成詩曰：「不怨盧郎年紀大，不怨盧郎官職卑。自恨妾身生較晚，不見盧郎年少時。」

開元十九年四月，於京城置禮會院，院屬司農寺，在崇仁坊南街。後元和中，拾遺楊歸厚私以婚禮上言借禮會院，因此貶官。

《蘭亭》者，武德四年，歐陽詢就越訪求得之，始入秦王府。麻道嵩奉教拓兩本，一送辯才，一王自收。嵩私拓一本。於時天下草創，秦王雖親總戎，《蘭亭》不離肘腋。及即位，學之不倦。至貞觀二十三年，褚遂良請入昭陵。後但得其摹本耳。

柳子溫家法：常命粉苦參、黃連、熊膽和為丸，賜子弟永夜習學，含之以資勤苦。

陸龜蒙居震澤之南巨積莊，產有鬥鴨一欄，頗極馴養。一旦有驛使過，挾彈斃其尤者。於是龜蒙詣而駭之，曰：「此鴨能人語。」復歸家，少頃，手一表本云：「見待附蘇州上進，使者斃之，何也？」使人恐，盡與橐中金，以糊其口，龜蒙始焚其章，接以酒食。使者俟其稍悅，方請其人語之由。曰：「能自呼其名。」使者憤且笑，拂袖上馬。復召之，盡還其金，曰：「吾戲之耳。」

宣皇好文，嘗賦詩，上句有「金步搖」，未能對。進士溫岐即庭筠。續之，岐以「玉跳脫」應之，宣皇賞焉。令以甲科處之，為令狐綯所沮，遂除方城尉。初綯曾問故事於岐，岐曰：「出《南華真經》，非僻書也。冀相公燮理之暇，時宜覽古。」綯怒甚。後岐有詩云「悔讀《南華》第二篇」之句，蓋為是也。

黃巢令皮日休作讖詞，云：「欲知聖人姓，田八二十一。欲知聖人名，果頭三屈律。」巢大怒。蓋巢頭醜，掠鬢不盡，疑「三屈律」之言是其譏也，遂及禍。

王承業為太原節度使，軍政不修。詔御史崔眾交兵於河東。眾侮易承業，或裹甲持槍，突入承業廳事，玩謔之。李光弼聞之，素不平。至是眾交兵於光弼，光弼以其無禮，不即交兵，令收系之。中使至，除眾御史中丞，懷其敕，問眾所在。光弼曰：「有罪，系之矣。」中使以敕示光弼。光弼曰：「今只斬侍御史。若宣制命，即斬中丞。若拜宰相，即斬宰相。」中使懼，遂寢而還。翌日，斬眾於碑堂之下。

貞元十五年，以諫議田敦為兵部郎中。上將用敦為兵部侍郎，疑其年少，故有此拜。

貞元四年九月二日敕：今海隅無事，蒸庶小康，其正月晦日、三月三日、九月九日，宜任文武百僚擇勝地追賞為樂，仍各賜錢，以充宴會。

每歲正旦曉漏已前，宰相、三司使、大金吾，皆以樺燭百炬擁馬，方布象城，謂之「火城」。甲賦中有《火城賦》。仍雜以衣繡鳴珂、焜耀街陌。如逢宰相，即諸司火城悉皆撲滅。或其年無仗，即中書門下率文武百僚詣東上閣門，橫行拜表稱慶。內臣宣答，禮部員外郎受諸道賀表，取一通官最高者拆表展於坐案上，跪讀訖，閣門使引表接入內，卻出宣雲。所進賀表如有太后，即宰相率兩班赴西內稱賀。

李泌有讜直之風，而好談謔神仙鬼道。或云：「嘗與赤松、王喬、安期、羨門等遊處。」坐此為人所譏。王起，大和中文皇頗重之，曾為詩寫於太子之笏。

高駢在維揚，曾遣使致書於浙西周寶曰：「伏承走馬，已及奔牛。今附蘼一瓶，葛粉十斤，以充道路所要。」蓋諷其為蘼粉矣。

李山甫咸通中不第，後流落河朔，為樂彥禎從事，多怨朝廷之執政，嘗有詩云：「勸君不用誇頭角，夢裏輸贏總未真。」

張祜字承吉，有三男一女：桂子、椿兒、椅兒。桂子、椿兒皆物故，唯女與椅在。椅兒名虎望，亦有詩名。後求濟於嘉興監裴弘慶，署之冬瓜堰官，望不甘。慶曰：「祜子之守冬瓜，所謂過分。」

陳夷行鄭覃在相，請經術孤單者進用。李玨與楊嗣復論地胄，詞彩者居先。每延英議政，率先矛盾無成政，但寄之頰舌而已。

康子元，越人，念《易》數千遍，行坐不釋卷。開元中，張說薦為麗正學士。

元行沖在太常，有人於古墓得銅器，似琵琶而身正圓，人無識者。沖曰：「此阮咸琵琶也。」乃令匠人以木為之，至今乃有。

大中十二年七月十四日，三更三點追朝，唯宰臣夏侯孜獨到衙，以大夫李景讓為西川節度使。時中元假，通事舍人無在館者。麻按既出，孜受麻畢，乃召當直中書舍人馮圖宣之，捧麻皆兩省胥吏。自此始令通事舍人休澣，亦在館俟命。

故事，京兆尹在私第，但奇日入府，偶日入遞院。崔郾大中中為京兆尹，囚徒逸獄，始命造廨宅，京尹不得離府。後郾敗，韋澳自內署面授京尹，賜度支錢二萬索，令造府宅。

咸通六年，放宮人沈氏養親。沈氏入宮五十八年，有父居泸水，年一百一十，母年九十五，因為築室而居。頒金帛碓碨，敕本縣放科役，終沈氏之世。

杜羔妻劉氏善為詩。羔累舉不第，將至家，妻先寄詩與之曰：「良人的的有奇才，何事年年被放回？如今妾面羞君面，君若來時近夜來。」羔見詩，即時回去。尋登第，妻又寄詩云：「長安此去無多地，郁郁蔥蔥佳氣浮。良人得意正年少，今夜醉眠何處樓？」

令狐綯在相，擢裴坦自楚州刺史為職方郎中，知制誥。裴休以坦非才，拒之，不勝。及坦上事，謁謝於休，休曰：「此乃首臺謬選，非休力也。」立命肩輿便出。兩閣老吏云：「自有中書，未有此事。」至坦主貢，擢休之子宏上第。時人云「欲蓋彌彰。」此之謂也。

崔慎由鎮西川，有異人張叟者與跡熟，因謂之曰：「今四十無子，良可懼也。」叟曰：「為公求之。惟終南翠微寺有僧，絕粒五十五年矣，君宜遺之服玩，若愛而受之，則其嗣也。」崔如其言，遺以服玩，果受之。僧尋卒，遂生一男。叟復相之曰：「貴則過公，恐不得其終。」因字曰衲僧，又云緇郎。

陽城出道州，太學生二百七十人詣闕乞留，疏不得上。

天祐元年八月，前曲沃令高沃納史館書籍三百六十卷，授監察，賜緋。

張裼尚書牧晉州，外貯營妓，生子曰仁龜，乃與張處士為假子，居江淮間。後裼死，仁龜方還長安，雲江淮郎君。至家，皆愕然，蘇夫人收之，齒諸兒之列。仁龜後以進士成名，歷侍御史，因奉使江浙而死。

關圖有一妹，有文學，善書劄。圖嘗語同僚曰：「某家有一進士，所恨不櫛耳。」後適常氏，修之母也。修，咸通六年登科。

張說女嫁盧氏，為其舅求官，說不語，但指搘床龜而示之。女歸，告其夫曰：「舅得詹事矣。」

李紳在維揚日，有舉子訴揚子江舟子不渡，恐失試期。紳判云：「昔在風塵，曾遭此輩。今之多幸，得以相逢，合拋付揚子江。」其苛急也如此。後因科蛤，為屬邑令所抗，云：「奉命取蛤，且非其時，嚴冬冱寒，滴水成凍。若生於淺水，則猶可涉脛而求；既處於深潭，非沒身而不敢。貴賤則異，性命不殊。」紳大慚而止。終以吳湘獄，仰藥而死。

劉三復能記三生事，云：「曾為馬，馬常患渴，望驛而嘶，傷其蹄則連心痛。」後三復乘馬，過磽确之地，必為緩轡，有礉石必去之。

嚴憚字子重，善為詩，與杜牧友善，皮、陸常愛其篇什。有詩云：「春光冉冉歸何處，更向花前把一杯。盡日問花花不語，為誰零落為誰開。」七上不第，卒於吳中。

於誌寧為僕射，與修史，恨不得學士。來濟為學士，恨不得修史。

大中中，於琮選尚永福公主，忽中寢。洎審旨，上曰：「朕此女子，因與之會食，對朕輒折匕箸，情性如此，恐不可為士大夫妻。」尋改尚廣德公主。

咸通六年，滄州鹽院吏趙鏻犯罪，至死。既就刑，有女請隨父死，云：「七歲母亡，蒙父私鹽官利衣食之。今父罪彰露，合隨其法。」鹽院官崔據義之，遂具以事聞。詔哀之，兼減父之死。女又泣曰：「昔為父所生，今為官所賜，誓落發奉佛，以報君王。」因於懷中出刃，立截其耳以示信。既而侍父減死罪之刑，疾愈，遂歸浮圖氏。

戊卷

潘炎建中中為翰林學士，恩渥極異。其妻劉晏女也。有京尹伺候累日不得見，乃遺閽者三百縑。夫人知之，謂潘曰：「豈為人臣，而京兆尹願一謁見，遺奴三百縑，其危可知也。」遽勸避世。

張說為左相，知京官考。其子均任中書舍人，特註之曰：「父教子忠，古之善訓。祁奚舉午，義不勝私。至如潤色王言，章施帝載，道參墳典，例絕功常，恭聞前烈，尤難其任。豈以嫌疑，敢撓綱紀。考上下。」

大歷八年七月，晉州男子郇謨以麻辮髮，持葦席哭於東市。人問其故，對曰：「有三十字，請獻於上，若無堪，即以席貯屍，棄之於野。」上聞，賜衣，館於客省，每一字論一事。時元載執政也，尤切於罷宮市。

裴延齡嘗獻言德皇曰：「陛下自有本分錢物，用之不竭。」上驚曰：「何為本分錢？」延齡曰：「準天下貢賦，常分為三：一為幹豆，二為賓客，三為充君之庖。今奉九廟，與鴻臚，供蕃使，曾不用一分錢，而陛下禦膳之余，其數極多，皆陛下本分錢也。」上曰：「此經義，人總未曾言。」自茲有意相奸邪矣。

天後朝，道士杜義回心求願為僧。敕許剃染，配佛授記，寺名元嶷。敕賜三十夏臘，以其乍入法流，須居下位，苟賜虛臘，則頓為老成也。賜夏臘始於此矣。

大和中，秘書之書總五萬六千七十六卷。

神堯宴近臣，果有蒲桃，陳叔達捧而不食。帝詢之，對曰：「臣母患口幹，求之不致。」帝曰：「卿有母遺乎？」涕泗闌干。

馬周臨終，索陳事草一篋，手自焚之，曰：「管、晏彰君之過，求身後名，吾不為也。」

高帝出獵，見大官刲羊，謂其無罪就死，以死鹿代之。

沈既濟生傳師，傳師生詢，詢生丹，丹生牢。牢，巢寇前為錢唐監使，生藻。後移刺鄱陽，巢寇亂，不知其終。時藻與家人不隨之任。藻後仕吳越錢氏，為永嘉令。藻生承諒，為定海丞。諒咸平三年進士及第，今為都官員外郎，知處州。

王師魯在孔郯幕中，嘗言曰：「半臂亦無文，房太尉家法不著。」

張九齡嘗見安祿山，曰：「亂天下者，此胡也。」諫殺之，不聽。

紫石英，廣管瀧州山中出紫石英，其色淡紫，真質瑩徹，隨其大小，皆五棱，兩頭箭鏃。煮水飲之，暖而無毒，比北中白石英，其力倍矣。瀧州又出石斛，莖如金釵股，亦藥中之上品。蚺蛇膽，雷羅州有養蛇戶，每年五月五日，即擔舁蚺蛇入府，只應取膽。

雞兔算，《國史補》記之尚不明。上下頭，下下腳，腳即折半下，見頭除腳，見腳除頭，上是雞，下是兔。

裴肅在越多齋，此外惟嗜兔，日再食。

陸贄在忠州不接人，惟篡藥方，並行於世，號曰《集驗》。

黃巢本王仙芝賊中判官，芝死，賊眾戴之為首，遂日盛。

杜邠公先達，人謂之老杜相公。杜審權晚入，謂之小杜相公。

劉蕡精於儒術，常看《文中子》，忿然而言曰：「才非殆庶，擬上聖述作，不亦過乎！」客曰：「《文中子》於六籍如何？」蕡曰：「若以人望，《文中子》於六籍，猶奴婢之於郎主耳。」後人遂以《文中子》為六籍奴婢。

博陵崔倕，緦縗親同爨。貞元以來言家法者，以倕為首。倕生六子，一登相輔，五任大僚。太常卿邠、太府卿酆、外臺尚書郾、廷尉郇、執金吾鄯、左僕射平章事鄆。邠及郾五知舉，得士百四十八人。邠昆弟自始仕至貴達，亦同居光德裏一宅。宣皇聞之，嘆曰：「崔鄆家門孝友，可為士族之法矣。」鄆嘗構小齋於別寢，御筆題額，號曰「德星堂」。今京兆民因崔氏舊裏，立德星社。

秦中綠李美小，謂之嘉慶李，此坊名也。

貞元十三年，始制文武官隔假三日，並行朝參。

開耀二年，始以外司四品以下知政事者，遂為平章事。時初命郭待舉、郭正一、魏玄同三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也。

進士試帖經，自調露二年始也。

寶應二年，以羽林大將軍王仲升兼大夫。六軍兼憲官，始於此也。

建中元年，沈既濟議改《則天紀》為《皇后傳》。

元和二年，始令僧道隸左右街功德使。其年方於建福門置百官待漏院，舊但於光德車坊而已。

大中十一年賀正，盧鈞以太子太師率百僚，年八十餘矣，聲容明暢，舉朝稱服。明年，柳公權以少師率班，亦八十矣。自樂懸南趨至龍墀前，氣力綿憊。誤尊號中一字，罰一季俸。人多恥之。

開元二十五年西幸，駐蹕壽安連曜宮。宮側有精舍，庭內剎柱高五丈。有立於承露盤者，上望見之，初謂奸盜覘視宮掖，使中官就竿下詰之。人曰：「吾欲舍身。本是知湯前宮，被知湯中使邀錢物，已輸十縑，索仍不已。每進湯水，輒投土其中，事若闕供，責怒必死，寧死於舍身爾。」具以聞，詔高力士召知湯中使賚絹於竿下謝之，仍命徹尚舍衛尉幕委積於竿下。其人禮十方畢，以身投地，墜於幕外。舉體深紅色，初尚微動，須臾絕。詔集文武從官於朝堂，杖殺中使，敕府縣厚葬殞者。

西京壽安縣有墨石山神祠頗靈。神龍中，神前有兩瓦子，過客投之，以卜休咎，仰為吉而覆為凶。

開元初，鄭瑤慈澗題詩云：「岸與恩同廣，波將慈共深。涓涓勞日夜，長似下流心。」

開元四年，中丞王怡以糾獲贓錢，疊石重造永濟橋，以代舟船，行人頗濟焉。在壽安之西。

開元末，功臣王逸客為閑廄使，莊在泥溝西岸，數為劫盜，捕訪不獲。嚴安之為河南尉，以狀白中丞宋遙，遙入奏，始擒之，並獲賊腳崔詵。詵在安定公主錦坊，俱就執伏，搜

得骸骨兩井。逸客以鐵券免死，流嶺表。從此洛陽北路清矣。

咸通中，舉子乘馬，惟張喬跨驢。後敕下不許騎馬，故鄭昌圖肥自有嘲詠。

鄭少師薰於裏第植小松七本，自號「七松處士」。異代可對「五柳先生」。

初制節度使天下有八，若諸州在節度內者，皆受節度焉。其福州經略使、登州平海軍使，不在節度之內。

李錡之誅也，二婢配掖庭，曰鄭曰杜。鄭則幸於元和，生宣皇帝，是為孝明皇后。杜即杜秋。《獻替錄》中云：「杜仲陽即杜秋也，漳王養母。」

長孫無忌之父晟，於隋有功；魏徵即長賢之子；令狐德棻之父曰熙。皆《北史》有傳。

李太尉以大中二年正月三日，貶潮州司馬。當年十月十六日，再貶崖州司戶。大中三年十二月十日，卒於貶所，年六十四。

白樂天任杭州刺史，攜妓還洛，後卻遣回錢唐。故劉禹錫有詩答曰：「其那錢唐蘇小小，憶君淚染石榴裙。」

唐制，湖州造茶最多，謂之顧渚貢焙。歲造一萬八千四百八斤，焙在長城縣西北。大歷五年以後，始有進奉。至建中二年，袁高為郡，進三千六百串，並詩刻石在貢焙。故陸鴻漸《與楊祭酒書》云：「顧渚山中紫筍茶兩片，此物但恨帝未得嘗，實所嘆息。一片上太夫人，一片充昆弟同啜。」後開成三年以貢不如法，停刺史裴充。

鮮于叔明嗜蟠蟲，權長孺嗜人爪甲，此亦劉雍瘡痂之類也。

高宗朝四品以下有名稱者，皆知政事。以平章事為名，自郭待舉始也。僕射是正宰相，自房喬始也。

韋承慶出相，除禮部尚書，嗣立入拜鸞臺侍郎平章事。時人語曰：「大郎罷相，小郎拜相。」

京兆戶曹月俸一百八索，故謂之「念珠曹」。

李太尉大和七年自西川還，入相。上謂王涯：「今日除德裕，人情怕否？」對曰：「忠良甚喜，其中小人亦有怕者。」再言曰：「須怕也。」涯時為鹽鐵使也。

大和中朋黨之首：楊虞卿、張元夫、蕭瀚。後楊除常州，張汝州，蕭鄭州。

丞相乘肩輿，元和後也。

裴休大中中在相，一日賜對，上曰：「賜卿無畏。」休即論立儲君之意。上曰：「若立儲君，便是閑人。」遂不敢言。

長安戲場多集於慈恩，小者在青龍，其次薦福、永壽。尼講盛於保唐；名德聚之安國；士大夫之家入道，盡在咸宜。

崔造將退相位後，言曰：「不得他諸道金銅茶籠子，近來多總四掩也。」遂復起。

柳芳與韋述善，俱為史學。述卒，書有未成者，皆續成之。

升平公主宅即席，李端擅場。送王相之鎮，韓翃擅場。送劉相巡江淮，錢起擅場。

武黃門之死也，裴晉公為盜所刺，隸人王義扞刃而斃。度自為文祭之。是歲進士撰《王義傳》者三之二。

李錡之誅也，大霧三日不開，或聞鬼哭。內疑其冤，詔許收葬。

都官故事，吏部郎中二廳，先小銓，次格式。員外郎二廳，先南曹，次廢置。刑部分四覆；戶部分兩稅；度支案郎中判入，員外郎判出。

舊說吏部為省眼，禮部為南省，舍人考功度支為振行，比部得廊下食，以飯從者，號「比盤」。

張直方者，世為幽帥，癖於鷹犬。後以昭王府司馬分務洛師，洛陽四旁翥者攫者見皆識

之，必群噪長嗥而去。

長孫無忌奏別敕長流，以為永例。後趙公犯罪敕長流，此亦為法自弊。

江融為左史，後羅織受誅，其屍起而復坐者三。雖斷其頭，似怒不息。無何，周興敗。

魚思咺性巧，造匭函。

朱泚敗走，昏迷不辯南北，因問路於田父。父曰：「豈非朱太尉耶？」源休止之曰：「漢皇帝。」父曰：「天地不長凶惡，蛇鼠不為龍虎，天網恢恢，去將何適？」遂亡其所在。及去涇州百餘里，泚於馬上忽叩頭稱乞命，因之墜馬。良久卻蘇，左右問其故，曰：「見段司農。」尋為韓旻梟之。

楊收之死也，軍容楊元價有力焉。收有子為壽牧，見收乘白馬，臂朱弓彤矢，有朱衣天吏控馬，曰：「上帝許我仇楊元價，我射中之，必死。」俄而價暴卒。

忻州刺史是天荒闕，蓋歷任多死。高皇時有金吾郎將求此官，果有蛇怪，後亦絕之。饒州余幹縣令宅亦如此。

天寶時翰林學士陳王友、元庭堅撰《韻英》十卷，未施行，而西京陷胡，庭堅卒。

文明已後，天下諸州進雞，牝變為雄者極多，或半已化，半死，乃則天之兆也。

馮衮給事親仁坊有宅，南有山，庭院多養鵝鴨及雜禽之類，常一家人掌之，時人謂之「鳥省」。

大中初女蠻國入貢奉，其國人危髻金冠，瓔珞被體，故謂之「菩薩蠻」。當時倡優遂制《菩薩蠻》曲，文士亦往往聲其詞也。

宣皇在藩時，常從駕墮馬，雪中寒甚，困且渴，求水於巡警者，曰：「我光王也。」及以水進，舉杯悉變為芳醪。

明皇為潞州別駕，有軍人韓凝禮自謂知五兆，因以食箸試之。既而布卦，一箸無故自起，

凡三偃三起。

徽安門，舊洛城北面最西門也。樓上元多雀鴿，後亦絕無。至清泰中，帝上此樓自焚，今俗謂之火燒門。

開元六年，西幸至蘭峰頓。乘輿每出，所宿侍臣皆從。既而馳逐原野，然從官分散，宰相即先於前頓朝堂列位，乘輿至，必鞭揖之方入。是日，上垂鞭盛氣，不顧而入，蘇宋懼。蓋怒河南尹李朝隱橋頓不備也，解之方息。

蘭峰宮在永寧縣西，慶明三年置。

鷓鴣飛數逐月數，如正月一日飛而止，但窠中不復起矣。十二月十二日起，最難采取，南人設網取之。

大中九年，日官李景亮奏云：「文昌暗，科場當有事。」沈詢為禮部，甚懼焉。至是三科盡覆試，宏詞趙拒等皆落，吏部裴諗除祭酒。

天寶八年，館驛使宋緷奏移稠桑路向晉王斜。晉王斜者，隋煬帝在藩邸揚州往來經此路。蓋避沙路費馬力也。

野狐泉店在潼關之西，泉在道南店後坡下。舊傳云：「野狐掊而泉湧，店人改為冷淘，過者行旅止焉。」今法饌中有野狐泉者，以綠粉為之，亦象此也。

路嗣恭在江西，並奏部下縣為緊望。

天後問張元一曰：「在外有何事？」元一曰：「外有三慶：旱降雨，一慶；中橋新成，萬代之利，二慶；郭霸新死，百姓皆歡，三慶也。」霸，酷吏也，為侍御史。

崔敬嗣武后時任房州刺史。孝和安置在彼，官吏多無禮，嗣獨申禮待供給之。及即位，有益州長史崔敬嗣，既同名姓，名每擬皆御筆超拜。後引與語，知誤。訪嗣已卒，崔光遠即其孫也。

大和中，上頗好食蛤蜊，沿海官吏先時遞進，人亦勞止。一旦，禦饌中有擘不開者，即

焚香禱之。俄變為菩薩，梵相具足。

天後時有獻三足烏者，左右或言一足偽耳。天後笑曰：「但令史冊書之，安用察其真偽。」

令狐绹在相位，大事一取決於子滈。比元載之用伯和，李吉甫之用德裕。

杜審權大中十二年知舉，放盧處權。有戲之曰：「座主審權，門生處權，可謂權不失權。」又乾符二年，崔沆放崔瀣，譚者稱「座主門生，沆瀣一氣」。

湖州歲貢黃雚子、連蒂木瓜。李景先自和牧謫為司馬，戲湖守蘇特曰：「使君貴郡有三黃雚子，五蒂木瓜。」特頗銜之。

韓洙與沈詢尚書中表，詢憐洙，許與成事。如是歷四五年，太夫人又念之，復累付幹詢。詢知舉，大中九年也，自第二人邏迤改為第七人方定。及放榜，誤為羅洙。後詢見韓洙，未嘗不深嗟其命。

大中元年，魏扶知禮闈，入貢院題詩曰：「梧桐葉落滿庭陰，鎖閉朱門試院深。曾是昔年辛苦地，不將今日負前心。」及榜出，為無名子削為五言以譏之。

天寶四載，廣州府因海潮漂一蜮蚣陸死，割其一爪，則得肉一百二十斤。

滋水驛在長樂驛之東，睿皇在藩日經此廳，廳西壁畫一胡頭，因題曰：「喚出眼何用苦深藏，縮卻鼻何畏不聞香。」

陳嶠字景山，閩人也。子然無依，數舉不遂，蹉跎鞲轂，至於暮年。逮獲一名還鄉，已耳順矣。鄉里以宦情既薄，身後無依，乃以儒家女妻之，至新婚近八十矣。合巹之夕，文士競集，悉賦《催妝》詩，咸有生羌之諷。嶠亦自成一章，其末曰：「彭祖尚聞年八百，陳郎猶是小孩兒。」座客皆絕倒。嶠頗負詩名，嘗有《閑居》詩云：「小橋風月年年事，爭奈潘郎老去何。」

己卷

韋丹任洪州，值毛鶴等叛，造蒺藜棒一千具，並於棒頭以鐵釘釘之如猬毛，車夫及防援官健各持一具。其棒疾成易具，用亦與刀劍不殊。

有洪州江西廉使問馬祖云：「弟子吃酒肉即是，不吃即是？」師云：「若吃是中丞祿，不吃是中丞福。」

御史中丞，長慶中行李導從不過半坊，後遠至兩坊，謂之籠街喝道。及李虞仲與溫造相爭，始敕下應合導從官行李傳呼，不得過三百步。

崔群在翰苑為憲皇獎遇最深，有宣云：「今後學士進狀，並取崔群連署，方得進來。」

武翊皇以「三頭」冠絕一代，後惑婢薛荔，苦其冢婦盧氏，雖李紳以同年為護，而眾論不容，終至流竄。解頭、狀頭、宏詞敕頭，是謂「三頭」。

張不疑登科後，江西李疑、東川李回、淮南李融交辟，而不疑就淮南之命。到府未幾卒，卒時有怪。在《靈怪集》。

裴紳始名誕，日者告曰：「君名紳，即伸矣。」果如其言。

蜀中傳張儀築成都城，依龜行路築之。李德裕鎮西川，聞龜殼猶在軍資庫，判官於文遇言：「比常在庫中。元和初，節度使高崇文命工人截為腰帶胯具。」

開元十九年冬，駕東巡至陝，以廳為殿，郭門皆屬城門局。薛王車半夜發，及郭，西門不開，掌門者云：「鑰匙進內。」家仆不之信，乃壞鎖徹關而入。比明日，有司以聞，上以金吾警夜不謹，將軍段崇簡授代州督，壞鎖奴杖殺之。

近俗以權臣所居坊呼之：安邑，李吉甫也；靖安，李宗閔也；驛坊，韋澳也；樂和，李景讓也；靖恭、修行，二楊也。皆放此。

省中語曰：「後行祠屯，不博中行都門；中行刑戶，不博前行駕庫。」

西市胡人貴蚌珠而賤蛇珠。蛇珠者，蛇所吐爾，唯胡人辯之。

薛偉化魚，魂遊爾。唯李徵化虎，身為之。籲，可悲也。婦女化蛇，然亦有之。

王彥威鎮汴之二年，夏旱。時袁王傅李玘過汴，因宴，王以旱為言。李醉曰：「可求蛇醫四頭，十石甕二，每甕以水浮二蛇醫，覆以木蓋，密泥之，分置於鬧處。甕前設香席，選小兒十歲已下十餘，令執小青竹，晝夜更互擊其甕，不得少輟。」王如其言試之，一日兩度雨，大註數百里。舊說龍與蛇師為親家。咸平中今秘書監楊億任正言知處州，上祈雨法，亦此類也。

石甕寺者，在驪山半腹石甕谷中。有泉激而似甕形，因是名谷，以谷名寺。

開元十四年，御史大夫程行謀卒，贈尚書右丞相。時中書令張說新兼右丞相，論者以為世傳此闕非穩，故有斯贈以當之。

永貞二年三月，彩虹入潤州大將張子良宅。初入漿甕水盡，入井飲之。後子良擒李錡，拜金吾，尋歷方鎮。

伊闕縣前大溪，每僚佐有入臺者，即先漲小灘。奇章公為尉，忽報灘出，邑宰列筵觀之。老吏曰：「此必分司御史爾。若是西臺，當有鸂鶒雙立於上，即是西臺。」牛公舉杯自祝。俄有鸂鶒飛下，不旬日，有西臺之拜。

李德裕少時，有人倫鑒者，謂曰：「公主忌白馬。」凡親戚之間，皆不畜之。至崖州之命，則白敏中在中書，以公議排之。馬植按淮南獄。

潘孟陽，炎之子也。其母劉夫人，晏之女。初為戶部侍郎，夫人憂曰：「以爾人才而在丞郎之位，吾懼禍之必至也。」戶部解喻再三。乃曰：「不然，試會爾列，吾觀之。」因遍招深熟者，客至，夫人視之，喜曰：「皆爾儔也，不足憂矣。向末坐慘綠少年，何人也？」曰：「補闕杜黃裳。」夫人曰：「此人全別，必是有名卿相。」

中土人尚剳翰，多為院體者。貞元年中，翰林學士吳通微常攻行草，然體近吏。故院中胥吏多所仿效，其書大行於世，故遺法迄今不泯，其鄙拙則又甚矣。

李紓侍郎嘗放舉人，命筆吏勒書紙榜，未及填名，首書貢院字，吏得疾暴卒。禮部令吏王咏者亦善書，李侍郎召令終其事。適值咏被酒已醉，昏夜之中，半酣揮染，筆不加墨。

迨明懸榜，方始覺寤，修改不及。粲然一榜之中，字有兩體，濃淡相間，返致其妍。自後書榜，因模法之，遂為故事。今因用氈墨淡書，亦奇麗耳。

福昌宮，隋置，開元末重修。其中什物畢備，駕幸供頓，以百餘甕貯水，駕將起，所宿內人盡傾出水，以空甕兩兩相比，數人共推一甕，初且搖之，然後齊呼扣擊，謂之鬥甕，以為笑樂。又宮人濃註口，以口印幕竿上。發後，好事者乃斂唇正口，印而取之。

開元初，鹿苑寺僧法蘭者，多言微旨，往往有效。縣令劉昌源送客，詣其房。蘭曰：「長官留下腰帶麻鞋著。」未幾，劉丁內艱。

大和中，人指楊虞卿宅南亭子為行中書。蓋朋黨聚議於此爾。

丞郎已上詞頭，下至兩省闕下吏，謂之大除改。今南人之諺，謂小末之事，曰「你大除改也」。

程執恭在易定，野中蟻樓高三尺餘。

長安市裏風俗，每至元日已後，遞余食相邀，號為「傳座」。

李詹大中七年崔瑤下進士，與狄慎思皆好為酷，以灰水飲驢，蕩其腸胃，然後圍之以火，翻以酒調五味飲之。未幾，與膳夫皆暴卒，慎思亦然。

誌閑和尚，館陶人。早參臨濟，晚住灌溪。乾寧二年夏，忽問侍者曰：「坐死者誰？」曰：「僧伽。」「立死者誰？」曰：「僧會。」乃行七步，垂手而逝。後鄧隱峰倒立而化。

波斯舶船多養鴿，鴿飛千里，輒放一隻至家，以為平安信。

劉軻為僧時，因葬遺骸，乃夢一書生來謝，持三雞子勸食之，軻嚼一而吞二者。後乃精儒學，策名。任史官時，韓愈欲為一文贊焉，而會愈貶，文乃不就。

孟寧長慶三年王起放及第，至中書，為時相所退。其年太和公主和戎。至會昌三年，起至左揆，再知貢。寧以龍鐘就試而成名。是歲石雄入塞，公主自西蕃還京。

咸通末，鄭渾之為蘇州督郵，譚銖為齷院官，鐘福為院巡，俱廣文。時湖州牧李超、趙蒙相次俱狀元。二郡境土相接，時為語曰：「湖接兩頭，蘇聯三尾。」

國初進士尚質有餘而文不足，至於名以定體，若「紀子劫仞、支干尋常、無求吳楚、江潮閣梅」之類，頗肖俳優，反謂其姓氏亦黑臀黑肩之余。近代則文有餘而質不足矣。

范陽盧氏自紹元元年癸亥，至乾符二年乙未凡九十二年，登進士者一百十六人，而字皆連於子。然世稱盧家不出座主，唯景雲二年，盧逸以考功員外郎知舉，後莫有之。韋保衡頗訝之。咸通十三年，韋在相，時盧莊為閣長，決付春闈，莊七月卒。及盧攜在中書，深恥之。廣明元年，乃追陝州盧渥入典貢帖經。後巢賊犯闕，天子幸蜀，昭度於蜀代之矣。

高燕公在秦州，岐陽節度使杜邠公遞囚於界，邠公牒轉書云：「當州縣名成紀，郡列隴西，是皇家得姓之邦，非鳳翔流囚之所。」公移書謝之，自是燕公聲價始振。

開元中有師夜光善視鬼，唯不見張果。蘇粹員外頗達禪理，自號「本禪和」。

崔群是貞元八年陸贄門生。群元和十年典貢，放三十人，而黜陸簡禮。時群夫人李氏謂之曰：「君子弟成長，合置莊園乎？」對曰：「今年已置三十所矣。」夫人曰：「陸氏門生知禮部，陸氏子無一得事者，是陸氏一莊荒矣。」群無以對。

韓藩端公自宣幕退居鐘山，因服附子硫黃過數，九竅百毛穴皆出血，唯存皮骨。小斂莫及，但以血褥舉骨就棺而已。籲，可駭也！

僖皇朝，左拾遺孟昭圖在蜀，上疏極諫，為田令孜之所矯詔，沉蜀江。裴相徹有詩吊之曰：「一章何罪死何名，投水唯君與屈平。從此蜀江煙月夜，杜鵑應作兩般聲。」

貞元初度支使杜佑讓錢谷之務，引李巽自代。先是度支以制用惜費，漸權百司之職，廣署吏員，繁而難理。佑奏營繕歸之將作，木炭歸之司農，染練歸之少府，綱條頗整，公議多之。

襄陽龐蘊居士將入滅，州牧於公頠問疾次。居士謂之曰：「但願空諸所有，慎勿實諸所

無。好住世間，皆如影響。」言訖，枕公膝而化。

楊盈川顯慶五年待制宏文館，時年方十一。上元三年制舉，始補校書郎，尤最深於宣夜之學，故作《老人星賦》尤佳。

會昌葬端陵，蔡京自監察攝左拾遺行事。京自云：「御史府有大夫、中丞雜事者，總臺綱也。侍御史有外彈、四推、太倉、左藏庫、左右巡，皆負重事也。況不常備，有兼領者。監察使有祠祭使、館驛使，與六察已八矣。分務東都臺，又常一二巡囚，監決案覆，四海九州之不法事皆監察。況不常備，亦有兼領事者。」故御史不聞攝他官，攝他官自端陵始也。

崔佑甫相國天寶十五載任中書舍人，時安祿山犯闕，軍亂，不顧家財，惟負私廟神主奔遁。皆事親之高節也。

天寶末，韋斌謫守蘄春。時李泌以處士放逐於彼，中夜同宴，屢聞鴞音，韋流涕而嘆。泌曰：「此鳥之聲，人以為惡，以好音聽之，則無足悲矣。」請飲酒不聞鴞音者，浮以大白。坐客皆企其聲，終夕不厭。

聖歷二年，敕二十四司各置印。

貞觀中，尚藥奏求杜若，敕下度支。有省郎以謝眺詩云：「芳州采杜若」，乃委坊州貢之。本州曹官判云：「坊州不出杜若，應由讀謝朓詩誤。郎官作如此判事，豈不畏二十八宿笑人邪？」太宗聞之大笑，改授雍州司法。

李適之入仕，不歷丞簿，便為別駕；不歷兩畿官，便為京兆尹；不歷御史及中丞，便為大夫；不歷兩省給舍，便為宰相；不歷刺史，便為節度使。然不得其死。

天寶七載，以給事楊釗充九成宮使，凡宮使自此始也。五坊使者，雕、鶻、鷹、鷂、狗，謂之五坊使。

大歷十四年六月，敕御史中丞董晉、中書舍人薛播、給事中劉迺宜充三司使，仍取右金吾將軍廳一所充使院，並西朝堂置幕屋收詞訟。至建中二年十一月停，後不常置。有大獄，即命御史中丞、刑部侍郎、大理卿充，謂之「大三司使」。次又以刑部員外郎、御

史、大理寺官為之，以決疑獄，謂之「小三司使」。皆事畢日罷。

春明門外當路墓前有堠，題云：漢太子太傅蕭望之墓。有達官見而怪之，曰：「春明門題額趁方，從加之字。只如此堠，幸直行書止，但合題蕭望墓，何必加之字。」

魏伶為西市丞，養一赤嘴鳥，每於人眾中乞錢。人取一文而銜以送伶處，日收數百，時人號為「魏丞鳥」。

會昌末，頗好神仙。有道士趙歸真出入禁中，自言數百歲，上敬之如神。與道士劉玄靜力排釋氏。武宗既惑其說，終行沙汰之事。及宣宗即位，流歸真於南海，玄靜戮於市。

白傅大中末曾有諫官上疏請謚，上曰：「何不取《醉吟先生墓表》看？」卒不賜謚。從父弟敏中在相位，奏立神道碑，文即李義山之詞也。

李揆乾元中為禮部侍郎。嘗一日，堂前見一蝦蟆俯於地，高數尺。以巨缶覆之，明日啟之，亡矣。數日後入相也。

殷僧辯、周僧達，與牛相公同母異父兄弟也。

李太尉之在崖州也，郡有北亭子，謂之「望闕亭」。太尉每登臨，未嘗不北睇悲咽。有詩曰：「獨上江亭望帝京，鳥飛猶是半年程。青山也恐人歸去，百匝千遭繞郡城。」今傳太尉崖州之詩，皆仇家所作，只此一首親作也。昔崖州，今瓊州是也。

武德中，天下始作《秦王破陣樂》曲，以歌舞文皇之功業。貞觀初，文皇重制《破陣樂圖》，詔魏徵、虞世南等為詞，因名《七德舞》。自龍朔已後，詔郊廟享宴，必先奏之。

大中四年冬，令狐綯自戶部侍郎加兵部入相。宰執同列，白敏中、崔龜從鉉，以綯新加兵部，至其月十八日南省上事。故事，送上必先集少府監。是日諸相以敏中、龜從曾為太常博士，遂改集賢院。因命柳公權記之，龜從為詞。

杜琮目為禿角犀，琮凡蒞藩鎮，不省刑獄。在西川日以推囚案牘不斷，而將裹漆器歸京，人於斂門拾得。

《弄參軍》者，天寶未蕃將阿布思伏法，其妻配掖庭，善為優，因隸樂工，遂令為此戲。

元魯山山居阻水，食絕而終。

稷山驛吏王全作吏五十六年，人稱有道術，往來多贈篇什，故李義山贈詩云：「過客不勞詢甲子，唯書亥字與時人」也。

鄭顥嘗夢中得句云：「石門霧露白，玉殿莓苔青。」續成長韻。此一聯，《杜甫集》中詩。

羅隱、鄴、虬共在場屋，謂之「三羅」。

韓建在華下，成汭在荊門，舊姓郭。皆有理聲，朝廷謂之「北韓南郭」。

杜邠公飲食洪博，既飽即寢。人有諫非攝生之理，公曰：「君不見布袋盛米，放倒即慢。」

道吾和尚上堂，戴蓮花笠，披襴執簡，擊鼓吹笛，口稱魯三郎。

永寧李相蔚在淮海，暇日攜酒樂訪節判韋公昭度，公不在。及奔歸，未中途，已聞相國舉酒縱樂。公曰：「是無我也。」乃回騎出館，相國命從事連往留截，仍移席於戟門以候。及回，相國舞《楊柳枝》引公入，以代負荊。

大和七年八月，敕每年試帖經官以國子監學官充，禮部不得別更奏請。其宏文、崇文兩館生齋郎並依令式試經畢，仍差都省郎官兩人覆試。

驪山華清宮毀廢已久，今所存者，唯繚垣耳。天寶所植松柏遍滿巖谷，望之郁然，雖屢經兵寇，而不被斫伐。朝元閣在山嶺之上，基最為嶄絕，柱礎尚有存者。山腹即長生殿，殿東西盤石道。自山麓而上，道側有飲酒亭子。明皇吹笛樓、宮人走馬樓故基猶存。繚垣之內，湯泉凡八九所。有禦湯周環數丈，悉砌以白石，瑩徹如玉，石面皆隱起魚龍花鳥之狀，千名萬品，不可殫記。四面石座皆級而上，中有雙白石甕，腹異口，甕中湧出，噴註白蓮之上。禦湯西北角則妃子湯，面稍狹。湯側紅白石盆四，所刻作菡萏之狀，陷於白石面。余湯邐迤相屬而下，鑿石作暗渠走水。西北數十步，復立一石表，水自石表

湧出，灌註一石盆中。此亦後置也。

魏徵疾亟，文皇夢與徵別，既寤流涕。是夕徵卒，故御製碑文云：「昔殷宗得良弼於夢中，朕今失賢臣於覺後。」

沙州城內廢大乘寺塔者，周朝古寺。見有塔基，相傳云是育王本塔。才有災禍，多來求救。又洛都塔者，在城西一里，故白馬寺南一里許。古基俗傳為阿育王舍利塔，即迦葉摩騰所將來者。

永徽之理，有貞觀之遺風，制《一戎衣大定樂》曲。至永隆元年，太常丞李嗣真善審音律，能知興衰。云：「近者樂府有《堂堂》之曲，再言之者，唐祚再興之兆也。」後《霓裳羽衣》之曲起於開元，盛於天寶之間。此時始廢泗濱磬，用華原石代之。至天寶十三載，始詔遣調法曲與胡部雜聲，識者深異之。明年果有祿山之亂。

益州福感寺塔者，在州郭下城西，本名大石。相傳云：「是鬼神奉育王教西山取大石為塔基，舍利在其中，故大石也。」隋蜀王秀作鎮井絡，聞之，令人掘鑿，全是一石。尋縫至泉，不見其際。風雨暴至，人有於傍鑿取一片將去，乃是毉玉。問於識寶商者，云：「此真毉玉，世中希有。」隋初有說律師見此古跡，於上起九級木浮圖。貞觀年初，地內大震動，此塔搖揚，將欲摧倒。於時郭下無數人來，忽見四神形如塔量，各以背抵塔之四面，乍倚乍傾，卒以免壞。

平時開遠門外立堠，雲西去安西九千九百里，以示戎人不為萬里之行。

天寶末，康居國獻《胡旋女》，蓋左旋右轉之舞也。

雲南有萬人冢者，鮮于仲通、李宓等覆軍之地。

長安夏中，或天牛蟲出籬壁間，必雨。天牛蟲即黑甲蟲也，段成式七度驗之，皆應。

開元初突厥寇邊，時天武軍將子郝靈荃出使回，引回紇部落，斬突厥黠夷，獻首於闕下。自謂有不世之功。時宋璟為相，以天子少好武，恐僥功者生心，痛抑其賞。逾年，始受中郎將，靈荃遂嘔血而死。

釋提桓因者，忉利天王之號也，即「帝釋」二字。華梵雙彰，帝是華言，即王主義，釋乃梵字，此字譯雲能。今言釋提桓因者，梵呼訛略，其正合雲釋迦婆因達羅，此雲能天主。余如《智度論》釋。

庚卷

李敬彝宅在洛陽毓材坊，土地最靈，家人張行周事之有應。未大水前，預夢告求飲食。至其日，率其類遏水頭，並不沖圮。

邱為致仕還鄉，特給祿俸之半。既丁母喪，蘇州疑所給，請於觀察使韓滉。滉以為授官致仕，本不理務，特令給祿，以恩養老臣，不可在喪為異，命仍舊給之。唯春秋二時羊酒之直則不給。雖程式無文，見稱折衷。

開元末有人好食羊頭者，嘗晨出，有怪在焉，羊頭人身，衣冠甚偉，告其人曰：「吾未之神也，其屬在羊。吾以爾好食羊頭，故來求汝。汝輟食則已，若不已，吾將殺汝。」其人大懼，遂不復食。

至德二年十月二十二日，豐樂裏開業寺，有神人足跡甚多，自寺門至佛殿。先是閽人宿門下，夢一人長二丈餘，被金甲執槊，立於寺門外。俄而以手軋其門，扃鐍盡解。神人即俯而入寺，行至佛殿，顧望久之而沒。閽人驚寤，及曉，視其門已開矣。即具以夢白於寺僧，共視見神人之跡，遂告京兆，聞肅皇。命中使驗之，如其言。

段成式侄女乳母阿史，本荊州人。嘗言小時見鄰居百姓孔謙籬下有蚓，口露雙齒，肚下足如蚿，長尺五，行疾於常蚓。謙惡，遽殺之。其年謙喪母及兄叔，因不可得活。

長安安邑坊元法寺者，本里人張頻宅也。頻嘗供養一僧，僧念《法華經》為業，積十餘年。張門人譖僧通其侍婢，因以他事殺之。僧死後，闔宅常聞經聲不絕。張尋知其冤，因舍宅為寺。

建中二年，南方貢朱采鳥，形如戴勝，善巧語。養於宮中，斃於巨雕。內人有金花紙上為寫《多心經》者。尋泚犯禁闈，亦朱采之兆也。

元和以來，舉人用虛語策子作賦。若使陳詩觀風，乃教人以妄爾。

沃州山禪院在剡縣南三十里，頗為勝境，本白道猷居之。大和二年有頭陀白寂然重修，白居易為其記。白君自云：「白道猷肇開茲山，白寂然嗣興茲山，白樂天垂文茲山，沃州與白氏有緣乎？」

吳郡陸懷素貞觀二十年失火，屋宇焚燒，並從煙滅。唯《金剛般若經》獨存，函及褾軸亦盡，唯經字竟如故。

一房光庭嘗送親故葬，出定鼎門，際晚且饑。會鬻蒸餅者，與同行數人食之。素不持錢，無以酬付。鬻者逼之，一房命就我取直，鬻者不從。一房曰：「乞你頭銜，我右臺禦吏也，可隨取直。」時人賞其放逸。

長安四年十月，陰雨雪，百餘日不見星。明年正月，誅張易之等。

裴洎入相之年才四十四，鬚髮盡白。

杭州靈隱山多桂，寺僧云：「此月中種也。」至今中秋望夜，往往子墜，寺僧亦嘗拾得。而巖頂崖根後產奇花，氣香而色紫，芳麗可愛，而人無知其名者。招賢寺僧取而植之。郡守白公尤愛賞，因名曰「紫陽花」。

溫璋為京兆尹，一日聞挽鈴者三，乃一鴉也。尹曰：「是必有探其雛者來訴爾。」因命吏隨之，果得探雛者，乃斃之。

天寶末有密采艷色者，當時號為「花鳥使」，呂向獻《美人賦》以諷之。

有人問趙州師年多少，師曰：「一串念珠使不盡。」終年一百二十歲。

奘法師至中印度那爛陁寺，館於幼日王院覺賢房第四重閣，日供步羅果一百二十枚、大人米等。

吳融字子華，越州人。弟蛻，亦為拾遺。蛻子程，為吳越丞相，尚武肅女。程子光謙、光遠二人，皆為元帥府推官。入京並除著作郎，皆去光字。謙尋卒，遠終於水部郎中，累牧藩郡。

咸通中令狐綯嘗夢李德裕訴云：「吾獲罪先朝，過亦非大，已得請於帝矣。子方持衡柄，誠為吾請，俾窮荒孤骨得歸葬洛陽，斯無恨矣。」他日，令狐率同列上奏，懿皇允納，卒獲歸葬。

孔子廟始貞觀年立之，睿皇書額。洎武后權政，額中加「大周」二字。至大中四年馮審為祭酒，始奏琢去之。

內外官職田，三月三十日水田，四月三十日麥田。九月三十日已前上者入後人，已後上者入前人。

程元振帥兵經略河北，夜襲鄴，俘其男女千人。去鄴八十里，閱婦人有乳汁者九十餘人，放歸鄴，鄴人為之設齋。

苗晉卿為東都留守，有士健屢犯科禁，罪當杖罰，謂之曰：「留守鞭武人甚易，舍之甚難。今舍人之所難。」遂舍之。武人自勵，卒成善士。

含元殿側龍尾道自平階至，凡詰屈七轉。由丹鳳門北望，宛如龍尾下垂於地。兩垠欄檻悉以青石為之，至今五柱猶有存者。興慶宮九龍池在大同殿古墓之南，西對瀛州門，周環數頃，水極深廣，北望之渺然。東西微狹，中有龍潭，泉源不竭，雖歷冬夏，未嘗減耗。池四岸植嘉木，垂柳先之，槐次之，榆又次之。兵寇已來，多被翦伐。

南中紅焦花色紅，有蝙蝠集花中，南人呼為紅蝠。

景通禪師初參仰山，後住晉州霍山。化緣將畢，先備薪於郊野，遍辭檀信。食訖，行至薪所，謂弟子曰：「日午當來報。」至日午，師自執燭登積薪上，以笠置項後，作圓光相，手執拄杖，作降魔杵勢，直終於紅焰中。

滕王《蜂蝶圖》，有名江夏班、大海眼、小海眼、村裏來、菜花子。

令狐相綯以姓氏少，族人有投者不吝其力，繇是遠近皆趨之，至有姓胡冒令狐者。進士溫庭筠戲為詞曰：「自從元老登庸後，天下諸胡悉帶令。」

貞觀六年王珪任侍中，通貴漸久，不營私廟，四時猶祭於寢。為有司所彈，文皇優容之，特為置廟於永樂坊東北角。

司刑司直陳希閔以非才任官，庶事凝滯，司刑府史目之為「高手筆」。言秉筆支頤，半日不下，故目之曰「高手筆」；又號「案孔子」，言竄削至多，紙面穿穴，故名「案孔子」。

陳懷卿，嶺南人也，養鴨百餘頭。後於鴨欄中除糞，中有光爛爛然，試以盆水沙汰之，得金十兩。乃覘所食處於舍後山足下，因鑿有麩金，銷得數千斤，時人莫知。懷卿遂巨富，仕至梧州刺史。

舊誌，吳修為廣州刺史，未至州，有五仙人騎五色羊，負五穀而來。今州廳梁上畫五仙人騎五色羊為瑞，故廣南謂之「五羊城」。

裴旻山行，有山蜘蛛垂絲如匹布，將及旻。旻引弓射殺之，大如車輪。因斷其絲數尺收之，部下有金瘡者，剪方寸貼之，血立止。

魏知古年七十，卒於工部尚書。妻蘇氏不哭，含訖舉聲，一慟而絕，同日合葬。

曲江池天祐初因大風雨波濤震蕩，累日不止。一夕無故其水盡竭，自後宮闕成荊棘矣。今為耕民畜作陂塘，資澆溉之用。每至清明節，都人士女猶有泛舟於其間者。九龍池上巳日亦為士女泛舟嬉遊之所。

白傅葬龍門山，河南尹盧貞刻《醉吟先生傳》立於墓側，至今猶存。洛陽士庶及四方遊人過其墓者，奠以卮酒，冢前常成泥濘。

裴說應舉，只行五言詩一卷，至來年秋復行舊卷，人有譏者。裴曰：「只此十九首苦吟，尚未有人見知，何暇別行卷哉？」咸謂知言。

宣皇制《泰邊陲》曲，撰其詞云：「海嶽晏咸通。」此符武皇之號也。

李郃為賀牧，與妓人葉茂連江行，因撰《骰子選》，謂之「葉子」。咸通以來，天下尚之。

繡嶺宮顯慶二年置，在硤石縣西三里，亦有禦湯。

崔圓妻在家，見二鵲構巢，共銜一木，大如筆管，長尺餘，安巢中，眾悉不見。俗言見鵲上梁必貴。

李訥僕射性卞急，酷尚奕棋，每下子安詳，極於寬緩。往往躁怒作，家人輩則密以奕具陳於前，訥睹便忻然改容，以取其子布弄，都忘其恚矣。

懺之始，本自南齊竟陵王。因夜夢往東方普光王如來所，聽彼如來說法後，因述懺悔之言。覺後即賓席，梁武、王融、謝朓、沈約共言其事，王因茲乃述成《竟陵集》二十篇、《懺悔》一篇。後梁武得位，思懺六根罪業，即將《懺悔》一篇，乃召真觀法師慧式，遂廣演其文，述引諸經而為之。故第二卷中《發菩提心》文云：「慧式不惟凡品，輕摽心志；實由渴仰大乘，貪求佛法。依倚諸經，取譬世事。」即非是為郤後所作。今之序文，不知何人所作，與本述不同。近南人新開印本，去其「慧式」二字，蓋不知本末也。

白仁哲龍朔中為虢州朱陽尉，差運米遼東。入海遇風，四望昏黑，仁哲憂懼，即念《金剛經》三百遍。忽如夢寐，見一梵僧謂曰：「汝念真經，故來救汝。」須臾風定，八十餘人俱濟。

鯉脊中鱗一道，每鱗上有小黑點，大小皆三十六鱗。唐律，取得鯉魚即宜放，仍不得吃，號「赤鯶公」，賣者決六十。

三原之南薰店，貞元末有孟媼者，百餘歲而卒。年二十六嫁張訾，訾為郭汾陽左右，與媼貌相類。訾死，媼偽衣丈夫衣，為訾弟，事汾陽。又凡一十五年，已年七十二矣，累兼大夫。忽思煢獨，遂嫁此店潘老為婦。誕二子，曰滔、曰渠。滔年五十四，渠年五十二。

連山張大夫摶好養貓兒，眾色備有，皆自制佳名。每視事退，至中門，數十頭拽尾延脰盤接，入以絳紗為幃，聚其內以為戲。或謂摶是貓精。

升平裴相昆弟三人，俱盛名。朝中品藻，謂俅不如儔，儔不如休。

貞元十三年二月，授許孟容禮部員外郎。有公主之子，請兩館生，孟容舉令式不許。主訴於上，命中使問狀。孟容執奏，竟不可奪，遷本曹郎中。

鄭致雍未第，求婚於白州崔相遠，初許而崔有禍，女則填宮。至開平中，女托疾出本家，致雍復續舊好，親迎之禮，亦無所闕。尋崔氏卒，杖绖期周，莫不合禮，士林以此多之。場中翹首，一舉狀頭。脫白授校書郎，入翰林，與丘門同敕。不數年卒。

鎮州普化和尚咸通初將示滅，乃入市，謂人曰：「乞一人直裰。」人或與披襖，或與布裘，皆不受，振鐸而去。時臨濟令送與一棺，師笑曰：「臨濟廝兒饒舌。」便受之，乃告辭曰：「普化明日去東門死也。」郡中相率送出城，師厲聲曰：「今日葬不合青烏。」乃曰：「第二日南門遷化。」人亦隨之。又曰：「明日出西門去。」人出漸稀，出已還返，人意稍怠。第四日，自擎棺出北門外，振鐸入棺而逝。人奔走出城，揭棺視之，已不見。唯聞鐸聲漸遠，莫測其由。

張鎰父齊邱酷信釋氏。每旦更新衣，執經於像前，念《金剛經》十五遍，積十年不懈。永泰初，為朔方節度使，衙內有小將負罪，懼事露，乃扇動軍人數百，定謀反叛。齊丘因衙退，於小廳閑行，忽有兵數十，露刃走入。齊丘左右惟奴仆，遽奔宅門，過小廳數步，回顧又無人，疑是鬼物。將及宅，其妻女奴婢復叫呼出門，云：「有兩甲士，身出廳屋上。」時衙隊軍健聞變，持兵亂入小廳前，見十餘人屹然庭中，垂手張口，投兵於地。眾遂擒縛五六人，喑不能言。余者具首云：「欲上廳，忽見二士長數丈，瞋目叱之，初如中惡。」齊丘因之斷酒肉。

天寶中哥舒翰為河西節度使，控地數千里，甚著威令。故西鄙人歌曰：「北斗七星高，哥舒夜帶刀。吐番總殺盡，更築兩重壕。」時差都知兵馬使張擢上都奏事，值楊國忠專權好貨，擢逗留不返，因納賄交結。翰續入朝奏，擢知翰至，擢求國忠拔用。國忠乃除擢兼御史大夫，充劍南西川節度使。敕下，就第辭翰，翰命部下就執於庭，數其罪而殺之。俄奏聞，帝卻賜擢屍，更令翰決一百。

至德初安史之亂，河東大饑，荒地十五里生豆谷，一夕掃而復生，約得五六千石。其米甚圓細復美，人皆賴焉。

李德裕幼時嘗於明州見一水族，有兩足，嘴如雞，魚身，終莫辯之。

劉晏任吏部，與張繼書云：「博訪群材，揖對賓客，無如戴叔倫。」

吉頊之父哲為冀州長史，與頊娶南宮縣丞崔敬女，崔不許，因有故脅之。花車卒至，崔妻鄭氏抱女大哭曰：「我家門戶底不曾有吉郎。」女堅臥不起。小女自當，登車而去。頊後入相。

雷公墨，雷州之西有雷公廟，彼中百姓每年配納雷鼓雷車。人有以黃魚胾肉同食者，立遭雷震，人皆敬而憚之。每大雷後，人多於野中拾得黳石，謂之「雷公墨」。扣之鎗鎗然，光瑩如漆。又於霹靂處或土木中，收得如楔如斧者，謂之「霹靂楔」。與兒帶，皆辟驚邪，與孕婦人磨服為催生藥，皆有應驗。

訶子湯，廣之山村皆有訶梨勒樹。就中郭下法性寺佛殿前四五十株，子小而味不澀，皆是陸路。廣州每歲進貢，只采茲寺者。西廊僧院內老樹下有古井，樹根蘸水，水味不咸。院僧至訶子熟時，普煎此湯，以延賓客。用新訶子五顆、甘草一寸，並拍破，即汲樹下水煎之，色若新茶，味如綠乳，服之消食疏氣，諸湯難以比也。佛殿東有禪祖慧能受戒壇，壇畔有半生菩提樹，禮祖師啜乳湯者，亦非俗客也。近李夷庚自廣州來，能煎此味，士大夫爭投飲之。

天授三年，始置試銜。

李延壽所撰《南》、《北史》，因父太師先有纂集未畢，追終先誌，凡十六載方畢。合一百八十卷，並表上之。其表云：「《北史》起魏登國元年，盡隋義寧二年，凡三代二百四十年；兼自東魏天平元年，盡齊隆化二年，又四十四年行事。總編為《本紀》十二卷，《列傳》八十八卷，謂之《北史》。《南史》起宋永初元年，盡陳禎明三年，四代一百七十年。為《本紀》十卷，《列傳》七十卷，謂之《南史》。南、北兩朝，合一百八十卷。」其表云：「鳩集遺逸，以廣異聞；去其冗長，揚其菁華。既撰自私門，不敢寢嘿。」又云：「未經聞奏，不敢流傳；輕用陳聞，伏深戰越。」

元相縝之薨也，卜葬之夕，為火所焚，以煨燼之余瘞之也。

李德裕自西川入相，視事之日，令御史臺榜興禮門：「朝官有事見宰相者，皆須牒臺。其他退朝從龍尾道出，不得橫入興禮門。」於是禁省始靜。

天寶中有樵人入山醉臥，為蛇所吞，因以樵刀畫腹得出，久之方悟。自爾半身皮脫，如白風狀。

上官昭容，儀之孫也。其母將誕之夕，夢人與秤曰：「持此秤量天下文士。」母視之曰：「秤量天下，豈是汝耶？」口中嘔嘔，如應曰「是」。

德皇西幸，知星者奏曰：「逢林即住。」及至奉天，奉天尉賈隱林入謁，遂拜侍御史。

睿皇時，司馬承禎歸山，乃賜寶琴花帔以送之，公卿多賦詩以送，常侍徐彥伯撮其美者三十餘篇為制序，名曰《白雲記》，蓋承禎曾號「白雲子」也。

開元八年谷水夜半漲。時伐契丹，兵營於彼，漂沒二萬人。唯行綱夜撐蒲不睡，接高獲免。

衛中行自福察有贓，流於播州。會赦北還，死於播之館，置於臼塘中。南人送死無棺槨之具，稻熟時理米，鑿木若小舟以為臼，土人呼為「臼塘」。

範液有口才，薄命，所向不偶，曾為詩曰：「舉意三江竭，興心四海枯。南遊李邕死，北望宋珪殂。」

進士周逖，改次《千字文》，更撰《天寶應道千字文》，將進之，請頒行天下。先呈宰執，右相陳公迎問之曰：「有添換乎？」逖曰：「翻破舊文，一無添換。」又問：「翻破盡乎？」對曰：「盡。」右相曰：「『枇杷』二字，如何翻破？」逖曰：「唯此兩字依舊。」右相曰：「若如此，還未盡。」逖逡巡不能對。

御史舊例，初入臺陪直二十五日，節假直五日，謂之「伏豹直」。百司州縣初授官陪直者有此名。杜易簡解「伏豹」之義云：「直宿者，離家獨宿，人情所違。其人初蒙榮拜，故以此相處。伏豹直者，言眾官皆出，此人獨留，如藏伏之豹，伺候待搏，故曰『伏豹』耳。」韓琬則解為爆，直言如燒竹，遇節則爆。封演以為舊說南山赤豹愛其毛體，每雪霜霧露，諸禽獸皆出取食，唯赤豹深藏不出，故古人以喻賢者隱居避世。鮑明遠賦云：「豈若南山赤豹，避雨霧而深藏。」而言伏豹、豹直者，蓋取不出之義。初官陪直，已有「伏豹」之名，何必以遇節而比燒竹之爆也。

近代通謂府廷為公衙，即古之公朝也。字本作牙，《詩》曰：「祈父，予王之爪牙。」祈父司馬，掌武備，象獸以牙爪為衛。故軍前大旗謂之牙旗，出師則有建牙祃牙之事。軍中聽號令，必至牙旗之下，與府朝無異。近俗尚武，是以通呼公府公門為牙門，字稱訛變轉為衙。

官銜之名，蓋興近代。當是選曹補授，須存資歷。聞奏之時，先具舊官名品於前，次書擬官於後，使新舊相銜不斷，故曰官銜，亦曰頭銜。所以名銜者，言如人口銜物，取其連續之意。又如馬之有銜，以制其首，前馬已進，後馬續來，相似不絕者。古人謂之銜尾相屬，即其義也。

薛宜僚會昌中為士庶子，充新羅冊贈使，由青州泛海。船頻阻惡風雨，至登州，卻漂回青州。郵傳一年，節度烏漢貞加待遇。有籍中飲妓段東美者，薛頗屬情，連帥置於驛中。是春薛發日，祖筵嗚咽流涕，東美亦然。及於席上留詩曰：「阿母桃花方似錦，王孫草色正如煙。不須更向滄溟望，惆悵歡娛恰一年。」薛到外國，未行冊禮，旌節曉夕有聲。旋染疾，謂判官苗田曰：「東美何故頻見夢中乎？」數日而卒。苗攝大使行禮。薛旅櫬還及青州，東美乃請告，至驛素服奠，哀號撫柩，一慟而卒。情緣相感，頗為奇事。

沈詢嬖妾有過，私以配內豎歸秦，詢不能禁。既而妾猶侍內，歸秦恥之，乃挾刃伺隙殺詢及其夫人於昭義使衙。是夕，詢嘗宴府中賓友，乃更歌著詞令曰：「莫打南來雁，從他向北飛。打時雙打取，莫遣兩分離。」及歸而夫婦並命，時咸通四年。

顧非熊少時嘗見郁棲中壞綠裙幅，旋化為蝶。張周封亦言百合花合之泥，其隙經宿亦化為大蝶。

胡涮者，吳少誠之卒也，為辯州刺史，好擊球。南方馬庳小不善馳，涮召將吏蹴鞠，且患馬之不便玩習，因命夷民十餘輩肩舁，據輦摣杖，肩者且擊，旋環如風。稍怠，涮即以策叩其背，犯鞭亟走，涮用是為笑樂。

三藏，謂大乘中及薛婆多部。諸小乘經量部師，唯立二藏。比西天宗部各異。一素怛纜藏，此雲《契經》，能契於理及攝生。故《佛地論》云：「能貫攝故名為經。」佛初成道，為五俱輪等說四諦十二行法，即《三轉法輪經》為首，此幻化相而談名幻性說。初成正覺，為諸菩薩稱法界性說。《華嚴經》譬如日出先照高山，爾時聲聞在會，如此方時，即《四十二章經》為首。《開元錄》，即《大般若經》為首。二毗柰耶藏，此雲調

伏，如期所應為調伏。故《攝論》云：「調和控禦身語等業，制伏滅除諸惡行故。」律即以四分戒經為上首，即佛成道十二年中說。若約教至此方，即以遺戒經為首。又律有大乘、小乘律令。此律藏即以菩薩地持經為首，亦名為論，亦名菩薩戒，此開元次第也。三阿毗達磨藏，達磨此雲法，阿毗有四義，此雲對法、數法、伏法、通法。對法向無註涅槃故。又有《通釋契經義》，故此藏亦名鄔波提鑠。古雲優波提舍，此雲《論議》，又曰摩呾裏迦，古曰摩德裏迦，此雲本無，自佛在世及滅度後，大、小乘各有制造，不可見其先後。若依《開元錄》，即《大智度論》為首，龍樹菩薩造。《聖賢集傳》、《契經》、《應頌》、《記別》、《諷誦》、《自說》、《緣起》、《譬喻》、《本事》、《本生》、《方廣》、《希法》、《論議》，亦名為十二部經，謂部類也。以轉法輪三周，總說十二行相，能銓彼教分類，故分十二。又破十二有支，入十二處所說法，亦為十二示。

王蜀刑部侍郎李仁表寓居許州，將入貢於春官。時薛能尚書為鎮，先繕所業詩五十篇以為贄，濡翰成軸，於小亭憑幾閱之。未三五首，有戴勝自檐飛入，立於案幾之上。馴狎良久，伸頸翬翼而舞，向人若將語。久之又轉又舞，向人若語。如是者三，超然飛去。心異之，不以告人。翌日投詩，薛大加禮待。居數日，以其子妻之。

濠州西有高塘館，附近淮水，御史閻敬愛宿此館，題詩曰：「借問襄王安在哉，山川此地勝陽臺。今朝寓宿高塘館，神女何曾入夢來。」軺軒來往，莫不吟諷，以為警絕。有李和風者至此，又題詩曰：「高唐不是這高塘，淮畔江南各一方。若向此中求薦枕，差參笑殺楚襄王。」讀者莫不解顏。後因失印求新鑄，始添濠字。

喬琳天寶初自太原赴舉，過大梁，有申屠生善鑒人，謂之曰：「惜其情反於氣，心不稱質。若交極位，不至百日；年過七十，當主非命。」咸如其言。復在相位八十七日，七月七日生，七月七日誅。

蕭穎士開元中年十九，擢進士第，儒、釋、道三教無不該通。然性褊躁，忽忿戾，舉世無比。常使一傭仆杜亮，每一決責，便至力殫。亮養瘡平，復為其指使如故。人有勸，曰：「豈不知。但以愛其才而慕其博奧，以此戀戀不能去。」卒至於死耳。

辛卷

三余之士具慶之下多避憂，闕除則皆不受，對易於他人。

大歷來，自丞相已下出使作牧，無錢起、郎士元詩祖送者，時論鄙之。

海內溫湯甚眾：有新豐驪山湯，藍田石門湯，岐州鳳泉湯，同州北山湯，河南陸渾湯，汝州廣城湯，兗州乾封湯，荊州沙河湯。此等諸湯，皆知名之湯也，並能愈疾。驪山湯甫邇京邑，帝王時所遊幸。玄皇於驪山置華清宮，每年十月輿駕自京而出，至春乃還。百官羽衛，並諸方朝集，商賈繁會，里閭闐咽焉。山上起朝元閣，上常登眺，命群臣賦詩，正字劉飛詩最清拔，蒙賞之。右相李林甫怒飛不先呈己，出為一尉，竟不入而卒，士子冤之。喪亂以來，湯所館殿，鞠為茂草。《博物志》云：「水源有石硫黃，其泉則溫。」天下山泉由土石滋潤，蓄而成泉耳。如硫黃煎鑠，久久理當焦竭。湯之處皆不出硫黃，有硫黃之所，不聞有湯，事可明矣。

盧常侍鈃牧廬江日，相座囑一曹生，令署郡職，不免奉之。曹悅營妓名丹霞，盧阻而不許。會餞朝客於短亭，曹獻詩云：「拜玉亭間送客忙，此時孤恨感離鄉。尋思往歲絕纓事，肯向朱門泣夜長。」盧演為長句，和而勖之，曰：「桑扈交飛百舌忙，祖亭聞樂倍思鄉。樽前有恨慚卑宦，席上無聊愛靚妝。莫為狂花迷眼界，須求真理定心王。遊蜂采掇何時已，卻恐多言議短長。」令丹霞改令罰曹，霞乃號為怨胡天，以曹狀貌甚肖胡。滿座歡笑，盧乃目丹霞為怨胡天。

有範師姨者，知人休咎，為顏魯公妻黨。顏嘗問之：「官階盡得五品否？」範笑曰：「鄰於一品。顏郎所望，何其卑也！」顏曰：「官階盡得五品，身著緋衣，帶銀魚，兒子補齋郎，余之滿望也。」範指座上紫絲食單，曰：「顏郎衫色如是。」

吳行魯尚書，彭城人。少年事內官西門思恭，小心畏慎，每夜嘗為溫溺器以奉之，深得中尉之意。一日當為中尉洗足，中尉以足下文理示之，曰：「如此文理，爭教不作軍容使。」行魯拜曰：「此亦無憑。」西門曰：「何也？」魯曰：「若其然者，某亦有之，何為常執仆廝之役？」乃脫履呈之，西門嗟嘆謂曰：「汝但忠孝，我當為汝成之。」後為川帥。

元萬頃為遼東道管記，作檄文譏議高麗，曰：「不知守鴨綠之險。」莫之離報云：「謹聞命矣。」遂移兵守之。萬頃坐是流於嶺南。

駙馬韋保衡之為相，以厚承恩澤，大張權勢。及敗，長安市兒忽競彩戲，謂之打圍。不

旬余，韋禍及。

呂衡州溫，祖延之，父渭，俱有盛名，重任。而呂氏家風，先世碑誌不假於人，皆子孫自撰。云：「欲傳慶善於信詞，儆文學之荒墜也。」

柳芳上元中為史臣，得罪竄逐黔中。時高力士亦徙巫州，因相遇，為芳言禁中事，芳因論次其事，號曰「問高」。力士後著唐歷，此書不復出。

開元皇帝初即位，曾醉中殺一人。自此覆杯，四十年不嚐酒味。

真定帥王公一日攜諸子入趙州院，坐而問曰：「大王會麼？」王曰：「不會。」師云：「自小持齋身已老，見人無力下禪床。」王公尤加禮重。翌日令客將傳語，師下禪床受之。侍者問：「和尚見大王來，不下禪床，今日軍將來，為甚麼卻下禪床？」師云：「非汝所知。第一等人來，禪床上接；中等人來，下禪床接；末等人來，三門外接。」

端州已南三日一市，謂之「趁虛」。

南中解毒藥謂之「吉財」，俗云：「昔人遇毒，其奴吉財得是藥，與其主服，遂解，因名之。」又諺曰：「秋收稻，夏收頭。」即婦人歲以截發而貨，以為常也。

長沙岑和尚因問話蹋倒仰山，仰山曰：「直下是個大蟲。」自此諸方號岑山為大蟲。長沙嗣南泉，法名景岑也。

安邑縣北門，縣人云：「有一蠍如琵琶大，每出來不毒人，人猶是恐，其靈積年也。」

呂太一為戶部員外郎，戶部與吏部鄰司，時吏部移牒，令戶部於墻宇自豎棘，以備銓院之交通。太一答曰：「眷彼吏部，銓總之司，當須簡要清通，何必豎籬種棘？」省中賞其清俊。

開元二十七年，明州人陳藏器撰《本草拾遺》云：「人肉治羸疾。」自是閭閻相效割股，於今尚之。

開元二十八年，天下無事，海內雄富。行者雖適里，不持寸刃，不賚一錢。

開元二年，以江寧縣置金陵郡。

天寶四載，改尚書無頗字為陂。

太平公主之出降薛紹也，燎炬列焰，槐樹多死。永隆二年七月也。

上元二年，制敕始用黃紙。

李客師為大將軍，即靖之弟也。好從禽，人謂之「鳥賊」。

貞觀末，吐番獻金鵝，可盛酒三斗。

景雲二年，除賀拔嗣河西節度使。節度使自此始。

楊妃本壽王妃，開元十八年度為道士入內。

裴子羽為下邳令，張晴為縣丞，二人俱有聲氣，而善言語。論事移時，人吏竊相謂曰：「縣官甚不和？長官稱雨，贊府道晴，終日如此，非不和乎？」

玄皇嘗召王元寶問其家財多少，對曰：「臣請以絹一匹系陛下南山樹，樹盡臣絹未窮。」又玄皇禦含元殿，望南山，見一白龍橫亙山間，問左右，皆言不見。令急召元寶問之，元寶曰：「見一白物橫在山頂，不辯其狀。」左右貴臣啟曰：「何則臣等不見？」玄宗曰：「我聞至富可敵貴，朕天下之貴，元寶天下之富。」元寶又年老好戲謔，出入市里，為人所知。以錢文有元寶字，因呼錢為王老，盛流於時矣。

河滿子者，蜀中樂工，將就刑，獻此曲而不免。當時雲，一聲去也。又《北史》隋樂人王令言，嘗臥於室內，其子以琵琶於戶外彈作翻調《安公子》。令言驚起問曰：「此曲有來遠近？」子曰：「頃來有之。」令言流涕曰：「帝往江東，當不返矣。」子問之，答曰：「此曲宮聲，往而不反。宮，君也。吾所以知之。」尋有江都之變。

江南無野狐，江北無鷓鴣，舊說也。晉天福甲辰歲，公安縣滄渚民家犬逐一婦人，登木而墜，為犬嚙死，乃老狐也，尾長七八尺。則丘首之妖，江南不謂無也，但稀有耳。蜀

中彭、漢、邛、蜀絕無，唯山郡往往而有，里人號為野犬。更有黑腰、尾長、頭黑、腰間燋黃，或於村落鳴，則有不祥事。

鶴瘡，人血能療。又說三世人則可，唯洛中胡盧生爾。

鄭玨第十九，應進士，十九年及第，十九人及第，十九年後入相。子遘，太平興國中任正郎。

冀王朱友謙鎮河中，常以一鐵球杖晝夜為從，遇怒者，擊而斃之。有愛姬極專房，因其夫人之誕日作珠翠衣以獻。夫人拒而不納，姬乃發怒，悉焚之。友謙忽聞其臭，詢之得實。至暮，遂命其姬三杯後責人喝起，而球杖破腦矣。

洛陽鄭生，丞相楊武之後也。家藏書法數十軸，賈君常得遍閱。其尤異者，晉衛瓘上晉武帝啟事，紙尾有批答處。又有太宗在遼東與宮人手敕，言軍國事一取皇太子處置。其翰真草相半，字有不用者，皆濃墨塗殺，圓如棋子，不可尋認。復有歐陽率更為皇太子起草表本，不言太子諱，稱「臣某叩頭頓首」。書甚端謹，然多塗改。於紙末別標「臣詢呈本」四字。

華嶽金天王廟明皇御製碑，廣明中其石忽鳴，隱隱然聲聞數里，浹旬而後定。明年巢寇犯闕，其廟亦為賊火焚爇，仍隳其門觀。

鄭紹光中者，大中之外孫，萬壽公主之子。自繈褓至懸車，事十一君，凡七十載，所任無官謗，無私過，三持節使，不辱君命。士無賢不肖，皆恭已接納。晚年傴，時人咸曰：「鄭傴不適。」平生交友之中無怨隙，親族之間無愛憎。及致政歸洛，燕居寢疾，卒年八十，位至戶部尚書。

江淮間多九郎廟與茅將軍廟。九郎者，俗雲即苻堅之第九子，曾有陰兵之感，事極多說。茅將軍者，廟中多畫縛虎之象。蓋唐末浙西僧德林少時遊舒州，路左見一夫，荷鋤治方丈之地。左右數十里不見居人。問之，對曰：「頃時自舒之桐城至此，暴得疰疾，不能去，因臥草，及稍醒，已昏矣。四望無人煙，唯虎豹吼叫，自分必死。俄有一人，部從如大將，至此下馬，據胡床坐，良久召二卒曰：『善守此人，明日送至桐城縣下。』遂上馬，忽不見，唯二卒在焉。某即強起問之，答：『此茅將軍，常夜出獵虎，憂汝被傷，故使護汝。』欲更問之，則困臥。及覺已旦，不見二卒。即起行，意甚輕健，至桐城，

頃之疾愈。故以所見之地立祠祀之。」德林止舒州十年，及回，則村落皆立茅將軍祠矣。

胡桐淚出樓蘭國。其樹為蟲所蝕，沫下流出者，名為胡桐淚，言似眼淚也。以汁塗眼，今俗呼為胡桐律，訛也。

無名異自南海來。或云：「燒炭竈下炭精，謂百木脂歸下成堅物也。」一云：「藥木膠所成。」然其功補損立驗。胡人多將雞鴨打脛折，將此藥摩酒沃之，逡巡能行為驗。形如玉柳石，而黑輕為真。或有橄欖作，嘗之粘齒者，偽也。驗之真者，取新生鹿子，安此藥一粒於腹臍中，其鹿立有肉角生，是真也。一云：「生東海者，樹名多茄，是樹之節膠。」采得胡人，煉作煎幹。緣生異，故有多說。

開元中重沙門。一行幼時，鄰母常濟行貧，常思報之。後王姥男殺人，詣求救。行曰：「要金帛可十倍酬，國法難請。」姥戟手罵曰：「何用此為！」一行心計渾天，日役數百工，命空其室，移一大甕於中。又密遣奴二人持布囊，曰：「汝可往某方，某角有廢園，汝潛伺之。自午至昏，當有異物至，其數七，可盡掩之，失一則罪汝。」至彼酉時，果有群豕至，奴獲七豕。囊負歸，令置甕中，覆以木蓋，封以六一泥，朱書梵字數十，其徒罔測。詰旦，中使詔便殿，玄皇曰：「太史奏昨夜北斗不見，何祥也？師禳之乎？」一行曰：「後魏時失熒惑，至今帝車不見，此天警陛下耳！臣所見，莫若大赦天下。」從之。一行歸，放一豕出。其夕奏一星見，至七夕皆見矣。

張誌安居鄉里稱孝，差為里尹。在縣忽稱母疾，急白縣令。令問誌安，曰：「母有疾，誌安亦病。誌安適患心痛，是以知母有疾。」令拘之，差人覆之，果如此說。尋奏高祖，表門閭。尋拜散騎常侍。又裴敬彝父為陳王典所殺，敬彝時在城，忽自覺流涕不食，謂人曰：「我大人凡有痛處，吾即不安。今日心痛，手足皆廢，事在不測。」遂歸覲，父果已死。

懿宗賜公主出降幕三丈，長一百尺，輕亮。向空張之，紋如碧絲之貫赤珠，雖暴雨不濡濕。雲以鮫人瑞香膏傅之故爾。雲得自鬼國。

狼之狀若狗，蒼赤色者最猛，每作聲，竅皆沸。腿中有筋，大如雞子。又筋滿身，猶織絡之狀。人或有犯盜諱不首者，但燒此筋，以煙薰之，能使盜者手攣縮可怪。凡邊疆放火號，常用狼糞燒之以為煙，煙氣直上，雖冽風吹之不斜。烽火常用此，故為候曰「狼煙」也。

龍之性粗猛，而畏蠍，愛玉及空青，而嗜燒燕肉，故食燕肉人不可渡海。

大中時女王國貢龍油絹，形特異，與常繒不類。雲以龍油浸絲織出，雨不能濡。又寶庫中有澄水帛，亦外國貢。以水蘸則寒氣蕭颼，暑月辟熱，則一堂之寒思挾纊。細布明薄可鑒，雲上傅龍涎，故消暑毒也。

元和初，陰陽家言五福太一在蜀，故劉辟造五福樓，符載為文記。

李鉉著《李子正辯》，言至精之夢，則夢中之身可見。如劉幽求見妻，夢中身也，則知夢不可以一事推矣。愚者少夢，不獨至人。聞之騶皂，百夕無一夢也。

蜀東、西川之人常互相輕薄，西川人言梓州者，乃我東門之草市也，豈得與我耦哉？節度使柳仲郢聞之，謂幕賓曰：「吾立朝三十年，清華備歷，今日始得為西川作市令。」聞者皆笑之。故世言東、西兩川人多輕薄。

畿尉有六道：入御史為天道，入評事為仙道，入京尉為人道，入畿丞為苦海道，入縣令為畜生道，入判司馬為餓鬼道。

大中丞郎宴席，蔣伸在座，忽酌一杯，言曰：「座上有孝於家、忠於國及名重於時者，飲此爵。」眾皆肅然，無敢舉者。獨李孝公景讓起，飲此爵。蔣曰：「此宜然。」

劉禹錫言：「司徒杜公佑，視穆贊也故人子弟。」佑見贊為臺丞，數彈劾。因事戒之曰：「仆有一言為大郎久計：他日少樹敵為佳。」穆深納之，由是少霽其口。

大和中光祿廚欲宰牝牛，牛有胎，非久合生。或曰：「既如此，可換卻。」屠者操刀直前，略不介意。牛乃屈膝拜之，亦不肯退，此牛並子遂殞於刃下。而屠者忽狂惑失常，每日作牛喘，食草少許，身入泥水，以頭觸物，良久方定。

杜荀鶴第十五字彥之，池州人。大順二年正月十日裴贄下第八人。其年放榜日，即荀鶴生日，故王希羽贈詩云：「金榜曉懸生世日，玉書潛紀上升時。九華山色高千尺，未必高於第八枝。」後入梁為主客員外郎、翰林學士。懷恩思報，未幾暴卒。

李英公為宰相時，有鄉人常過宅，為設食。客裂卻餅緣，英曰：「君太少年。此餅犁地兩遍，熟穊下種，鋤庤收刈，打揚訖，硙羅作面，然後為餅。少年裂卻緣，是何道理？此處由可，若對至尊前，公作如此事，參差斫卻你頭。」客大慚悚。

李齊物天寶初為陝州刺史，開砥柱之險，石中得古鐵犁鏵，有「平陸」字，因改河北縣為平陸縣。

晉公在中書，左右忽白以印失所在，聞之者莫不失色。度即命張筵舉樂，人不曉其故，竊怪之。夜半宴酣，左右復白以印存焉。度不答，極歡而罷。或問度以故，度曰：「此徒出於胥盜印書券耳，緩之則存，急之則投水火，不復更得之矣。」時人服其宏量。

胡楚賓屬文敏速，每飲酒半酣而後操筆。高宗每令作文，必以金杯盛酒令飲，便以杯賜之。

李素替杜兼，時韓吏部愈自河南令除職方員外郎歸朝，問前後之政如何？對曰：「將縑來比素。」

李相國程執政時，嚴謨、嚴休皆在南省，有萬年令闕，人多屬之。李云：「二嚴休不如謨。」

元和十五年，辛丘度、丘紓、杜元穎同時為遺補令史分直，故事但舉其姓，曰「辛、丘、杜當入」。

獨孤常州及末年尤嗜鼓琴，得眼疾不理，意欲專聽。

杜兼常聚書至萬卷，卷後必有題云：「清俸寫來手自校，汝曹讀之知聖道，墜之鬻之為不孝。」

大中三年東都進一僧，年一百二十歲。宣皇問：「服何藥而至此？」僧對曰：「臣少也賤，素不知藥性。本好茶，至處唯茶是求。或出，亦日遇百餘碗，如常日，亦不下四五十碗。」因賜茶五十斤，令居保壽寺。

開元已後鄙常侍，拜此官者，朝中謂之「貂腳」也。

杜豳公悰位極人臣，富貴無比。嘗與同列言：「平生不稱意有三：其一為澧州刺史，其二貶司農卿，其三自西川移鎮廣陵，舟次瞿唐，為駭浪所驚，左右呼喚不至，渴甚，自潑湯茶吃也。」

天寶十三載，始改金風調《蘇莫遮》為《感皇恩》。

中書、門下、吏部各有甲歷，名為「三庫」，以防渝濫。戶部式云：「安曲西偏桃仁一石；安州糟藏越瓜二百挺，瓜豆豉五斗；戎州荔枝煎五斗，兼皮蜜浸四斗；甘州冬柰五百顆；房州竹五枚；蘭州未詳兒六枚；此每年進數。」余久主判戶部，逐年所上貢，此物咸絕，但杭州進糟瓜耳。

姚峴為於頔陝州掾，不勝其虐。與其弟泛舟於河，遂自投而死。

光化四年正月宴於保寧殿，上自制曲，名曰《贊成功》。時鹽州雄毅軍使孫德昭等殺劉季述，帝反正，乃制曲以褒之。仍作《樊噲排君難》戲以樂焉。

孟雲之詩，祖述沈千運。

景雲三年八月十七日東方有流星，出五車至上臺，又歲星犯左執法。時侍中竇懷貞請罷所職為安國寺奴，罷職從之，為寺奴不許。

章八元嘗於郵亭偶題數言，蓋激楚之謂也。會嚴維至驛，問元曰：「汝能從我學詩乎？」曰：「能。」少頃遂發，元已辭家。維大異之，乃親指喻。數年間，元擢第。

巨勝者，玄秋之沉雲也。茯苓者，絳晨之伏胎也。

蘇渙本不平者，善放白弩，巴中號為「弩跋」，實人患之。比壯年後，自知非，變節從學。鄉賦擢第，累遷至侍御史，佐湖南幕。崔中丞遇害，渙遂逾嶺扇動。

司空圖侍郎舊隱三峰，天祐末移居中條山王官谷。周回十餘里，泉石之美，冠於一山。北巖之上有瀑泉流註谷中，溉良田數十頃。至今子孫猶存，為司空之莊耳。

建中年中，大林國貢火精劍。其國有山，方數百里，上出神鐵，以其有瘴毒，不可輕采取。若中國之有明君，此鐵自流出，煉之為劍，有光如電，切金玉如泥。以朽木磨之，則生煙焰；以金石擊之，則火光迸溢。德宗之將幸奉天，自攜火精劍出於殿內，遂以劍斫檻上鐵狻猊，應手而碎。及乘輿遇夜，侍從皆見上仗之，有數日光明。

羅浮甘子，其味愈常品。開元中始有僧種於樓寺，其後常資獻進。玄宗幸奉天之時，皆不結實。

婆娑石一名婆薩石。《靈臺記》云：「質多者味甜，無毒，性溫，療一切蟲毒，及諸丹石毒腫毒折。」此石出西蕃山中，澗中有盤，形狀礧磈，大小不常。色如瓜皮，青綠黑斑，有星者為上。似嵩山礬石，斑不至煥爛者為中。色如滑石微黃輕者為下。但以人血拭之，羊雞血磨，一如乳，似覺膻為妙。西番以為防身之寶，辟諸毒也。

封抱一任櫟王尉，有客過之，既短，又患眼及鼻塞。抱一用《千字文》作語嘲之，詩曰：「面作天地玄，鼻為雁門紫。既無左達丞，何勞罔談彼。」

崔郢為京尹日，三司使在永達亭子宴丞郎，崔乘酒突飲，眾人皆延之。時譙公夏侯孜為戶部，使問曰：「伊曾任給舍否？」崔曰：「無。」譙公曰：「若不曾任給舍，京兆尹不合沖丞郎宴席。」命酒糾來惡下籌，且吃罰爵。取三大器引滿引之，良久方起。決引馬將軍至斃，崔出為賓客分司。

陸相扆出典夷陵時，有士子修謁，相國與之從容。因酒酌勸，此子辭曰：「天性不飲。」相國曰：「誠如所言，已校五分矣。」蓋平生悔吝，各有十分，不為酒困，自然減半矣。

盧詹尚書任吏部，押官告，楷署其名，字體遒麗，時謂之「真書盧家」。

袁象先之子嶬初自大理評事除戶部郎中，未幾遷宣徽使。不周載，拜宣武軍節度使。

壬卷

李紋者，早年受王涯恩，及為歙州巡官時，涯敗，因私為詩以吊之。末句曰：「六合茫茫皆漢土，此身無處哭田橫。」乃有人欲告之，因而《纂異記》記中有《噴玉泉幽魂》一篇，即甘露之四相也。玉川先生，盧仝也。仝亦涯客，性僻面黑，常閉於一室中，鑿

壁穴以送食。大和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夜，偶宿涯館。明日，左軍屠涯家族，隨而遭戮。

裴說，寬之侄孫，佐西川韋皐幕。善鼓琴，時稱妙絕。靈開山有美桐，取而制以新樣，遂謂之靈開琴。蜀中又有馬給，彈琴有名，尤能大小間弦。吳人陽子儒，亦於悲風尤妙。

天尊應號者，取《靈寶經》中三十二天之十方，即其次序也。

大忌，學士進名奉慰，其日尚食供素膳，賜茶十串。

大中年日本國王子求唐人圍棋。上敕待詔顧師言敵著，出楸玉局，冷暖棋子。本國有手譚池，池中出玉子，不由制處，自然黑白，冬溫夏冷。

禦廚進饌，凡器用有少府監進者。九飣食，以牙盤九枚裝食味其間，置上前，亦謂之「看食見」。京都人說，兩軍每行從進食及有宴設，多食雞鵝，每只價直二三千。每有設，據人數取鵝，燔去毛及五臟，穰以肉及粳米飯，五味調和。先取羊一口，亦燔剝去腸胃，置鵝於其中，縫合炙之，肉熟便堪，去卻羊，取鵝渾食之，謂之「渾羊沒忽」。翰林學士每遇食賜食，有物若畢羅衫，絕大，滋味香美，號為「諸王修事」。

高劭者，駢之猶子，以門地遷華州刺史。中和後寓圃田，為蔡寇挈之。後得脫去，投汴，梁祖擢為判官。後駕在岐，使致書四。入至三原，行十里，遇害。

僧佛壽命者，續佛壽命也。《四分律中》說：「住持毗尼藏者，即住佛法也。以住持佛法故，乃續佛壽命。」《結集緣起》云：「佛臨涅槃，阿難問佛，佛滅度後，以何為師？佛答阿難，吾滅度後，以波羅提木叉為師。」梵曰波羅提木叉，此雲別解脫戒，與毗尼同出而異名。毗尼者，此雲調服律藏也。又《戒經序》云：「今演毗尼法，令正法久住。」

大和九年，敕江南、湖南共以傔資一百二十分送上都，充宰臣雇召手力。宰臣李石堅讓，乞只以金吾手力引，從之。時初誅李訓後也，至今為例。

建中三年六月，詔中書門下兩省各置印一面。

元和三年，李藩為給事中，時制敕有不可，遂於黃紙批之。吏曰：「宜連白紙。」藩曰：

「別以白紙是文狀，豈曰批敕。」裴洎言於上，以謂有宰相器。俄而鄭絪罷免，藩遂拜相。

萬回，閿鄉人也。神用若不足，人謂愚癡無所能。其兄戍安西，久不得問，雖父母亦謂其死矣，日夕悲泣而憂思焉。萬回顧父母感念其兄，忽跪而言曰：「涕泣豈非憂兄耶？」父母且疑且信，曰：「然。」萬回曰：「詳思我兄所要者，衣裝糗糧扉履之屬悉備之，某將往觀之。」忽一朝，賚所備而去，夕返其家，謂父母曰：「兄善矣。」發書視之，乃兄跡也。弘農抵安西蓋萬餘里，以其萬里而回，故曰萬回也。萬回貌若愚癡，忽有先舉異見，驚人神異也。上在藩邸時多行遊人間，萬回每於聚落街衢中高聲曰「天子來」，或「聖人來」。信宿間上必經過徘徊也。安樂公主，上之季妹也。附會韋氏，熱可炙手，道路懼焉。萬回望見車騎，連唾曰：「血腥血腥，不可近也。」不久而夷滅矣。上知萬回非常人，內出二宮人侍奉之，時於集賢院圖形焉。

舊制，碑碣之制，五品已上碑，七品已上碣；若隱淪道素，孝義著聞，雖不仕亦立碣。

貞元已來選樂工三十餘人，出入禁中，號「宣徽」。長入供奉，皆假以官第。每奏伎樂稱旨，輒厚賜之。至元和八年始分番上下，更無他錫，所借宅亦收之。

胡生者，失其名，以釘鉸為業，居霅溪而近白蘋洲。去厥居十餘步，有古墳，胡生若每茶，必奠酹之。嘗夢一人謂之曰：「吾姓柳，平生善為詩而嗜茗。及死葬室，乃子今居之側。常銜子之惠，無以為報，欲教子為詩。」胡生辭以不能，柳強之曰：「但率子言之，當有致矣。」既寤，試構思，果有冥助者，厥後遂工焉。又一說列子終於鄭，今墓在郊藪，謂賢者之跡，而或禁其樵焉。裏有胡生，性落魄，家貧。少為洗鏡鏤釘之業，倏遇甘果名茶美醞，輒祭於列禦寇之祠壟，以求聰惠，而思學道。歷稔，忽夢一人，刀劃其腹開，以一卷之書置於心腑。及睡覺，而吟詠之意皆甚美之詞，所得不由於師友也。既成卷軸，尚不棄於猥賤之業，真隱者之風，遠近號為「胡釘鉸」。

肅皇賜高士玄真子張誌和奴婢各一人，玄真子配為夫妻，名曰漁僮、樵青。人問其故，答曰：「漁僮使卷釣收綸，蘆中鼓枻；樵青使蘇蘭薪桂，竹裏煎茶。」誌和字子同。

大和中，鄭註中納山木如市，一根有至萬錢者。鄭覃力奏，敕以禁絕。

開元十三年五月，集賢學士徐堅等纂經史文章之要，以類相從，上制曰《初學記》。至

是上之，欲令皇太子及諸王檢事綴文爾。

開元中，李紳為汴州節度使，上言於本州置利潤樓店，從之。與下爭利，非長人者所宜。

大歷八年，吳明國進奉。其國去東海數萬里，經挹婁、沃沮等國。其土五穀，多珍玉，禮樂仁義，無剽劫。人壽二百歲，俗尚神仙。常望黃氣如車蓋，知中國有土德君王，遂貢常然鼎，量容三斗，光潔類玉，其色純紫。每修飲饌，不熾火常然，有頃自熟，香潔異常。久食之，令人反老為少，百疫不生。

《禮記．儒行》云：「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，夙夜強學以待問。」註云：「席，猶鋪陳也。鋪陳往古堯舜之善道，以待見問也。大問曰聘。」今人使席上珍，皆誤也，皆以為樽俎之間珍羞耳。潘嶽曰：「筆下摛藻，席上敷珍。」亦誤也。

《玉藻》云：「笏，天子以球玉，諸侯以象，士以魚須文竹。」註：「文猶飾也。大夫士飾竹為笏，不敢與君並用純物也。」《釋文》云：「用文竹及魚須也。以魚須飾文竹之邊，須音班。」今之人多呼魚須鬢，誤也。余凡四為府監試官，往往有舉子於無字韻內押。

雞樹，郭頒晉《魏世語》曰：「劉放、孫資共典樞要，夏侯獻、曹肇心內不平。殿中有雞樹，二人相謂：「此亦久矣，其能復幾？」指謂中書令孫資、中書監劉放。今之人講德於宰相，多使雞樹，非嘉也。唐賢箋啟往往有之，誤也。

大中二年以起居郎鄭顥尚萬壽公主，詔曰：「女人之德，雅合慎修，嚴奉舅姑，夙夜勤事，此婦人之節也。萬壽公主婦禮，宜依士庶。」

一行老病將死，玄皇執手問之曰：「更有何事相求？」行曰：「尚有二事。」其一曰：「勿遣胡人掌重兵。不獲已用之，勿與內宴。若使見富貴，必反逆以取。」其二曰：「禁兵勿付漢官，須令內官監統。」及幸蜀，臨渭水與肅皇別，嘆曰：「吾不用一行之言。」後方置神策軍，又一說臨終留一物，令弟子進上，發之，乃蜀當歸。上初不喻，及西幸，方悟微旨。

貞元中仕進道塞，奏請難行，東省數月閉門，南臺唯一御史。令狐楚為桂府白身判官，七八年奏官不下。由是兩河競辟才雋，抱器之士往往歸之。用為謀主，日以恣橫。元和

以來，始進用有序。

大足元年，則天嘗引中書舍人陸余慶入，令草詔。余慶遲回至晚，竟不能裁一詞，由是轉左司郎中。

貞元初中書舍人五員俱缺，在省唯高參一人，未幾亦以病免，唯庫部郎中張濛獨知制誥。宰相張延賞、李泌累以才可者上聞，皆不許。其月濛以姊喪給假，或草詔，宰相命他官為之。書省按牘不行十餘日。

華嶽雲臺觀，中方之上，有石堀起如半甕之狀，名曰甕肚峰。上嘗賞望，嘉其高迥，欲於峰肚大鑿「開元」二字，填以白石，令百餘里望見之。諫官上言，乃止。

武皇帝夢為虎所趁，命京兆、同、華格虎以進。至大中，即屬虎。

開元末，於弘農古函谷關得寶符，白石赤文，正成「棗」字。識者解之云：「棗者，四十八字也，所以示聖上御歷數也。」及幸蜀之來歲，四十八矣。得之時，天下歌之，遂改年天寶。

開成中，延英李石奏曰：「臣往年從事西蜀中，元日常詣佛寺，見故劍南節度使韋皐圖形。百姓至者，先拜之而後謁佛，皆嘆，有泣者。臣貴異之，訪於故老，皆曰：『令公恩深於蜀人。』後問曰：『奚為恩深？』答曰：『百姓稅重，令公輪年全放，自令公後，不復有此惠澤，百姓窮，追思益切。』」

元和元年十二月，李吉甫等撰《元和中國計簿》十卷上之。總計天下方鎮凡四十八道，管州府二百九十五，鎮縣一千四百五十三，見定戶二百四十四萬二百五十五。其鳳翔、鄜坊、邠寧、振武、源原、銀夏、靈鹽、河東、易定、魏博、鎮冀、范陽、滄州、淮西、淄青等一十五道，合七十一州，並不申戶口。

寶歷三年，京兆府有姑鞭婦致死者，請斷以償死。刑部尚書柳公綽議曰：「尊毆卑，非鬥也。且其子在，以妻而戮其母，非教也。」遂減死。

紫宸舊例，有接狀中郎，最近禦幄。開成元年五月己酉，其日直者老以傴。文皇問李石曰：「此何人？」答曰：「郎白先朝。」上變色。石奏曰：「姓白重名，上先字，下朝

字。」及退，遣閽門使問：「何時授此官？」曰：「今年正月。」石等謝曰：「中郎官，國初猶用賢俊，近日只授此輩。」因以郎官兼為之。李寶符、杜篆，以白晰膺選。

開元令諸有猛獸之處，聽作檻阱射窩等，得即送官，每一頭賞絹四匹。捕殺豹及狼，每一頭賞絹一匹。若在監牧內獲者，各加一匹。其牧監內獲豹，亦每一頭賞得絹一匹，子各半之。信乎長安上林近南山，諸獸備矣。

今之諸度以北方秬黍中者，一黍之廣為分，十分為寸，十寸為尺，一尺二寸為大尺一尺。十尺為丈。諸量以秬黍中者，容一千二百黍為籥，十籥為合，十合為升，十升為鬥，三斗為大鬥一斗。十斗為斛。諸權衡以秬黍中者，百黍之重為銖，二十四銖為兩，三兩為大兩一兩。十六兩為斤。諸積秬黍為度量權衡，調鐘律，測晷景，合湯藥，及冕服制，則用之。此外官私悉用大者。在京諸司及諸州各給秤尺升，立定尺度斗升合等樣，皆以銅為之。諸度地五尺為步，三百步為一里。

章八元及第後，居浙西。恃才浮傲，宴遊不恭。韓晉公自席械系之，來晨將議刑。時楊於陵乃韓女婿，以同年救之，曰：「為楊郎屈法。」

楊元卿元和中自淮西背逆歸順，閽門被屠。其子延宗曾任磁州刺史，開成中與河陽軍人謀逐帥以自立，為其黨所告，置於極典。敕曰：「特寬今日覆族之刑，以答當時毀家之效。斃於枯木，非謂無恩。」

王源中字正蒙，在內署嗜酒，當召對，方沉醉不能起。及醉醒，同列告之。源中但懷憂惕，殊無悔恨。他日又以醉不任赴召，遂不得大用。開成三年十一月，薨於鄆州節度使。又曾賜酒十金甌，酒飲皆盡，甌亦隨賜。

李玨在相，因對明皇謂群臣：「我自即位，不曾枉誅一人。」不知任李林甫，破人家不少矣。

開成二年十二月癸卯，詔曰：「應萬言童子等，朝廷設科取士，門目至多，有官者令詣吏曹，未仕者即歸禮部。此外更或延引，則為冗長，起今更不得薦聞。」

上元二年九月甲申天成地平節，上於三殿置道場。以內人為佛菩薩象，寶裝飾之。北門武士為金剛神王，結彩被堅執銳，嚴侍於座隅。焚香贊唄，大臣近侍作禮圍繞。設齋奏

樂，極歡而罷，各贈帛有差。

柳公綽在山南，有屬邑啟事者犯諱，糾曹請罰。公曰：「此乃官吏去就，非公文科罰。」退其糾狀。

韓皐為京尹，詔以宏辭拔萃所試，就府考覆，時論以升黜為當。一日下朝，有公主橫過騶道，立馬杖肩輿人夫背各二十，命捕賊吏引僦夫送公主歸宅。主入訴，遂貶杭州刺史。

開成中，文皇一日謂執政曰：「丁居晦作中丞如何？」因悉數大臣而品第之。嘆曰：「宋申錫堪任此官，惜哉！」又曰：「牛僧孺可為御史大夫。」鄭覃曰：「頃為中丞，未嘗搏擊，恐無風望。」上曰：「不然。鸞鳳與鷹隼事異。」上又曰：「居晦作此官，朕曾以時諺謂杜甫、李白輩為四絕問居晦，晦曰：『此非君上要知之事。』朕常以此記得居晦，今所以擢為中丞。」

肅皇元年，吐蕃遣使入朝請和，敕宰相於中書設宴，將詣光宅寺為盟。使者云：「蕃法盟誓，取三牲血歃之，無向佛寺。」明日復於鴻臚寺歃血。

柳公權嘗於佛寺看朱審畫山水，手題壁詩曰：「朱審偏能視夕嵐，洞邊深墨寫秋潭。與君一顧西墻畫，從此看山不向南。」此句為眾歌詠。後公權為李聽夏州掌記，因奏事，穆宗召對曰：「我於佛寺見卿筆劄，思見卿久矣。」宣出充侍書學士。非時宰所樂，進擬左金吾衛兵曹充職，御筆改右小諫，中外朝臣皆呼為國珍。

韓晉公在朝，奉使入蜀。至駱谷，山椒巨樹，聳茂可愛，烏鳥之聲皆異。下馬以探弓射其顛杪，柯墜於下，響震山谷，有金石之韻。使還，戒縣尹募樵夫伐之，取其幹，載以歸，召良工斫之，亦不知其名，堅致如紫石，復金色線交結其間。匠曰：「為胡琴槽，他木不可並。」遂為二琴，名大者曰大忽雷，小者曰小忽雷。因便殿德皇言樂，遂獻大忽雷入禁中所有，小忽雷在親仁裏。

開成三年十月甲午慶成節次，以酒脯並仙韶樂賜中書門下及文武百寮，宴於曲江亭子。

蕭潮初至遂州，造二幡施於寺，設齋畢作樂，忽暴雷霹竿成數十片矣。至來歲當震日，潮死。

苟諷者善藥性，好讀道書，能言名理，樊日光常給其絮帛。有鐵鏡徑五寸，鼻大如掌，言於道者處得。無絕異，但數人同照，各自見其影，不見他人。

大和六年，承優入寺諸司，流外令史、掌故禮生、批書醫工及諸軍使承優官典，總一千九百七十二員。至贊皇再入減，得六百五十七員。

杜仲陽即杜秋也，始為李錡侍人，錡敗填宮，亦進帛書，後為漳王養母。大和三年漳王黜，放歸浙西，續詔令觀院安置，兼加存恤。故杜牧有《杜秋詩》稱於時。

寶歷二年六月，京兆府奏法曹參軍獨孤謂：前件官元推問劫人賊車仲莒，遂尋縱跡，得去年十月於宣平坊北外門殺人並剝人面皮賊熊元果等三人，兩人緣盜馬捉獲，尋準法決殺訖。伏以凶惡不去，輦轂難為；肅清勤勞，不酬官吏，無以激勸，其獨孤謂伏請特賜章服。尋依奏。

大和中，水部外郎杜涉常見江淮市人桃核扇，量米正容一斗，言於九疑山得之。

貞元初荊南有狂僧善歌《河滿子》，嘗遇醉五百塗中，辱令歌。僧即發聲，其詞皆陳五百平生過惡，五百驚懼，自悔之不暇。

王涯居相位，有女適竇氏，欲求錢十七，市一玉釵。涯曰：「於女何惜。此妖物也，必與禍相隨。」後數月，女自婚會歸，告王曰：「前時玉釵為馮外郎妻首飾矣，乃馮球也。」王嘆曰：「馮為郎吏，妻之首飾有十七萬錢，其可久乎？其善終乎？」馮為賈餗門人，最密。賈為東戶，又取為屬郎。賈有蒼頭，頗張威福，馮於賈忠，將發之未能。賈入相，馮一日遇蒼頭於門，召而勖之曰：「戶部中謗辭不一，苟不悛，必告相國。」奴拜謝而去。未浹旬，馮晨謁賈，賈未興。時方冬命火，內有人曰：「官當出。」俄有二青衣出曰：「相公恐員外寒，奉地黃酒三杯。」馮悅，盡舉之。青衣入，馮出告其仆馭曰：「喝且咽。」粗能言其事，食頃而終。賈為興嘆出涕，竟不知其由。明年，王、賈皆構禍。噫！王以珍玩奇貨為物之妖，信知言矣。而徒知物之妖，而不知恩權隆赫之妖，甚於物也。馮以卑位貪貨，已不能正其家；盡忠所事，而不能保其身，斯亦不足言矣。賈之獲害門客於墻廡之間而不知，欲始終富貴，其可得乎？此雖一事，作戒數端。

大中四年，駙馬崔祀除大理少卿，在司當職。公式令，諸文武官職事五品已上致仕身在京者，每季令通事舍人一人巡問奏聞。其在外州者，亦令長吏季別巡問，每年附朝集使

聞奏，使知安否。

宋守敬為吏清白謹慎，累遷臺省，終於絳州刺史。其任龍門丞，年五十八，數年而登列嶽，每謂屬僚曰：「公輩但守清白，何憂不遷？俗之人每以雙陸無休勢，余以為仕宦亦無休勢，各宜勉之。」

沙門玄奘俗姓陳，偃師人，少聰敏，有操行。貞觀三年，因疾而挺誌往五天竺國，凡經十七歲，至貞觀十九年二月十五日方到長安。足所親踐者一百一十一國。采求佛法，咸究根源，凡得經論六百五十七部，佛舍利及佛像等甚多。京師士女迎之，填郛溢郭。時太宗在東都，乃留所得經像於弘福寺。有瑞氣徘徊像上，移晷乃滅。遂詣駕，並將異方奇物朝謁。太宗謂之曰：「法師行後，造弘福寺，其處雖小，禪院虛靜，可為翻譯之所。」太宗御製《聖教序》；高宗時為太子，又作《述聖記》，並勒於碑。麟德中，終於坊郡玉華寺。玄奘撰《西域記》十二卷見行於代，著作郎敬播為之序。

元和之初，薛濤好制小詩，惜其幅大，不欲長剩，乃狹小之。蜀中才子既以為便，後減諸箋亦如是，將名曰薛濤箋。

韋綬自吏侍除宣察，辟鄭處晦為察判，作《謝新火狀》云：「節及桐華，恩頒銀燭。」綬削之，曰：「此二句非不巧，但非大臣所宜言。」

《晉書．陶潛本傳》云：「潛少懷高尚，博學善屬文，嘗作《五柳先生傳》以自況：『先生不知何許人，不詳姓字，宅邊有五柳樹，因以為號焉。』」即非彭澤令時所栽。人多於縣令事中使五柳，誤也。《白氏六帖》：「縣令門種五柳。」此亦誤也。

陝東道大行臺、尚書令、天策上將軍，太皇在藩時為之。及升儲，並是省之。諸道行臺武德九年並省。

貞觀元年改國子學為國子監，分將作為少府監，通將作為三監。

長安盛要，哀家梨最為清珍，諺謂愚者得哀家梨必蒸吃。今咸陽出水蜜梨尤佳。鄠、杜間亦有之，父老或謂是哀家種。

崔元綜則天朝為宰相，得罪流南海之南。會恩赦，赤尉引謝之日，授分司御史，累遷中

書侍郎，卒時九十九，唯獨一身。

北省班諫議在給事中上，中書舍人在給事下。裴佶為諫議，形質短少，諸舍人戲之曰：「如此短小，何得向上？」裴答曰：「若怪，便曳向下著。」眾皆大笑。後除舍人。

盧邁有寶瑟，各直數十萬，有寒玉、石磬、響泉、和誌之號。

福州城中有烏石山，山有峰，大鑿三字曰「薛老峰」。癸卯歲，一夕風雨，聞山上如數千人喧噪之聲。及旦，則薛老峰倒立，三字返向上。城中石碑，皆自轉側。其年閩亡。

智永禪師傳右軍父子筆法，居長安西明寺。從七十至八十，十年寫真草《千字文》八百本。每了，人爭取之。但是律召調陽，即其真本也。石本是內降貞觀年中者也。俗本稱律呂調陽，誤也。蓋以草聖「召」字似「呂」字耳，以閏余對律召，是其義也。徐散騎最博古，亦誤為「呂」字。

杜佑自戶部侍郎判度支，為盧杞所惡，出為蘇刺。時佑母在，杞以優閼授之。佑不行，換饒州。

大歷十一年，制國子監置書學博士，立《說文》、石經、字林之學。舉其文義，歲登上之，亦古之學也。

武德末文皇欲平內難，苑池內得白龜，化為白石。故登極後降制曰：「皇天眷祐，錫以寶龜。」

邢曹進，至德中河朔將也。飛矢中目，而鏃留於骨，三出之不得。後遇神僧，以寒食餳漬之，出甚易，月餘愈。

西明慈恩多名畫，慈恩塔前壁有濕耳師子跌心花，時所重也。

高駢既好神仙，性復多誕。每稱與玉皇及群仙書劄來往，時對賓客，或彩箋以為報答。

周寶在浙西副使，崔綰，公之妻族弟兄，雁列於幕中；觀察判官田佩，亦其外甥，二人最為貪暴。其次陸諤已下，皆挾勢而入。及更變之後，甚者亦多不免也。

時人多使沉碑峴首，唐賢往往有之。按《晉書》：「杜預好為身後名。嘗言：『高岸為谷，深谷為陵。』刻石為二碑，紀其勛績。一沉方山之下，一立峴山之上。曰：『焉知此後不為陵谷乎？』」沉碑峴首，誤也。當為沉碑方山。

鮑照字明遠。至唐武后諱減為昭，後來皆曰鮑昭。唯李商隱詩云：「嫩割周顒韭，肥烹鮑照葵。」又元稹詩云：「樂章經鮑照，碑版笑顏竣。」今人家有收得隋末唐初《文選》，並鮑照爾。

袁州蔣動處士作《冷淘歌》，詞甚惡，投郡守溫公受知。

語兒梨，今俗說甚多，皆不近理。按《萬歲曆》云：「黃武六年正月，獲彭綺。是歲由拳西鄉，有產兒墜地便語。語兒鄉，語兒梨者，殆出此鄉也。今由拳屬杭州。黃武吳年號。六月丁未，是魏明年太和元年也。

臨安出紙，紙徑短色黃，狀如牙版。字誤，可以舌舐之不汙，近亦絕有。蓋取多工鮮而價卑也。

今信州城西街連草市，地名君遷，仍多樹木，人皆不辯。余嘗通理是郡，召父老詢之，皆云不知其地名之由。及披《文選》左太沖《吳都賦》云：「平仲君遷，松梓古度，楠榴之木，相思之樹。」註曰：「皆木名。」以此詳之，不辯之木，乃君遷爾。

張去華，誼之子。顯德年中年十八，著《南征賦》，於淮南行在獻之，召試除臺簿。未幾因臺中議事，不得預三院坐，遂棄官歸圃田。後狀元及第，建隆二年也。

癸卷

彭蟾，宜春人也，著《鳳池本草》、《廟堂丞鏡》一百二十卷，廣明亂後遺墜。

高駢在淮南，有贊歌者，末章云：「五色真龍上漢時，願把霓旌引煙策。」公說，乃辟為從事。及公遇害，有識者多嗤其言過也。

貞元末，許孟容為給事中，權文公任舂官，時稱」權許「。進士可不，二公未嘗不相聞。

《襄沔記》云：「盧有疏水，註於沔，此水中有物，如三四歲小兒，膝頭如虎掌爪，常沒水中，出膝頭示人，小兒不知，欲弄之，輒便啖人。或有生得者，摘其鼻，可小小使之，名曰『水虎』也。」

濮州刺史曹朔，於汴水岸掘得鄂公馬鞭，表進之，不朽。

皮日休歷太常博士，後從巢寇遇禍。子光業為吳越丞相。子文璨任元帥判官，入京為太僕少卿卒。子子猷，猷字仲卿，祥符八年御前進士。

滑州有僧景陽碣，在開元寺。其僧不知何許人，刺史令狐公以僧有戒行，以紅米飯魚膾施之令僧餐，其膾盡化為乳頭香。食訖，遣人隨之，吐於河內，化為活魚，踴躍跳出。後遷化，大中十二年二月刺史李福置。

李綰咸通中作越察，於甲仗庫創樓，名曰「武威」。刻石立文，自序樓文銘云：「名樓以武威，兼義也。余之望又出武威。」

荊南舊有五花館，待賓之上地也。故蔣肱上《成汭》詩云：「不是上臺名姓字，五花賓館敢從容。」

大中九月十七日敕，《徐泗節度使康季榮奏據濠州刺史劉彥謀狀》：「定遠縣百姓周裕，女小兒，年九歲，今年七月六日，為父患割左股上肉一寸三分不落，瘡長一寸四分，收得血半斤，父和羹吃。後二十九日，載割股上已落肉與父吃。其周裕至閏七月十二日身死，至二十五日埋葬訖。其女小兒於墓側不歸，縣司與立草庵一所。伏以寄分廉察，地列山河，獲當盛明，親逢大孝。伏請宣付史館，並賜旌表門閭。」奉敕：「周小兒方至髫年，允茲誌行，俾之旌表，用激時風。宜依所奏，仍委本道量事優恤。」

杜悰、鄭顥、於悰，皆是二月一日生，悉尚主。

斛律金不解書，有人教押名云：「但如立屋，四面平正即得。」安祿山押字，以手指三撮而成。

蜀葵點作火把，猛雨中不滅。蠟燭過頭把，猛風中不滅。

建中元年，貶御史中丞元全柔，二年，貶中丞楊瑱，皆四月晦日。憲皇擒劉辟、李錡、吳元濟，行刑皆十一月朔日。

韋路作相，貶不附己者十司戶：崔沆循州，李瀆繡州，蕭遘播州，高湘高州，崔彥融恩州，韋顏虔州，張瀆勤州，杜裔休端州，鄭彥持義州，李藻費州。唯恩州不回。

韋執誼敗，八司馬：韋執誼崖州，韓泰虔州，陳諫臺州，柳宗元柳州，劉禹錫播州，韓曄饒州，淩準連州，程異郴州。

鄭珣瑜為河南尹，送迎中使皆有常處。人吏窺之，馬足差跌不出三五步。

韋保衡、路巖作相，勢動天地。附其勢者，有「牛頭」、「阿旁」、「夜叉」、「捷疾」之號。二相敗，以累譴者數十人。

長安大內有口味庫。乾符六年回祿為災，自後不置也。

唐末浙西鶴林寺三檜院、五花亭，勝概也。

大和中入閣，閣內都官班中有擡眼竊窺上者，覺之。班退，語宰相曰：「適省郎班內第幾人，忽擡眼抹朕，何也？」時裴晉公對曰：「省郎庶僚極卑微，不合擡眼抹陛下。」上曰：「如何？」晉公曰：「即與打下著。」上曰：「此小事，不用打下。」

江西客司韓註多不禮客，有為進士唐珪謁蘇使君，閽人不通刺，因上詩曰：「江西昔日推韓註，袁水今朝數趙祥。縱使文翁能待客，終栽桃李不成行。」

裴相休留心釋氏，精於禪律。《禪律師圭峰密》、《禪得達磨頓門》、《密師註法界觀》、《禪詮》，皆相國撰序。常披毳衲，持缽乞食於妓院。自言曰：「不為俗情所染，可以說法為人。」每發願曰：「乞世世為王，來護佛法。」後于闐國王生一子，手文間有「裴」字，聞於中朝。

開元宮掖競食黃魚，故打河陽作池養之，故謂之黃魚池。

盧氏說：「有官人衣緋，於中書門祗候見宰相求官。人問前任，答曰：『某屬教坊，作西方師子腳來三十年。』」

貞元十三年，深州奏博野縣女子姓李氏，號妙法，年六十六，廬墓經三十七年。初李少年遇安祿山逆亂，被虜劫他鄉。聞父亡，欲奔喪。又以有一子，不忍分離，遂割一乳，留別孩子而奔喪。既而號慟擗踴，遂燒一指，以啟告先靈。又以不見靈柩，誌欲廬墓。兄弟不許，遂以刀刺心見其志。竟開埏道，見棺槨塵土，以舌舐之，又以發拭棺上塵埃。自是廬舍墓側，往往有異鳥翔集。其墳上先無樹木，李氏手自栽植雜樹一千根，並高數尺。初廬墓數年，又遇母疾，漸至危亟。李氏每見母飲即飲，母食即食，或嘔涎唾，並皆嘗之。無幾亡，李氏自刺血母臂上以為記，其至性如此。其年，又廬州巢縣百姓張進昭，母先患，刺左手落，經一十三年乃亡。殯後，進昭自截左腕，廬於墓側。

十宅諸王多解音聲，倡優百戲皆有之，以備上幸其院迎駕作樂，禁中呼為「樂音郎君」。

歸少師崇敬宅子弟極多，大都不喜肥者。或有之，則庭立之，送歸藍田，供筍蕨，體減方還。多時則你監泣告，俾歸浣濯。

宣皇於內中置杖，內官有過，多杖之延英。宰臣諫之，上曰：「此朕家臣，杖之何妨？如卿等奴仆有過，不可不決。」

大中酷好科名，常於內中題鄉貢進士李道龍。

內官近多知書，自文、宣二帝。

李朱崖武皇朝為相，勢傾朝野。及得罪譴斥，人為作詩云：「蒿棘深春衛國門，九年於此盜乾坤。兩行密疏傾天下，一夜陰謀達至尊。肉視具僚忘匕箸，氣吞同列削寒溫。當時誰是承恩者，肯有餘波達鬼村。」又一首云：「氣勢淩雲威觸天，權傾諸夏力排山。三年驥尾有人附，一日龍髯無路攀。畫閣不開梁燕去，朱門罷掃乳鴉還。千巖萬壑應惆悵，流水斜陽出武關。」此溫飛卿詩也。

歸登書《經山碑》，是崔元翰文，唯稱此「龜」字。

高祖朝嚴甘羅，武功人，行劫為吏所拘。上謂曰：「汝何為作賊？」甘羅對曰：「饑寒

交切，所以為盜。」上曰：「吾為汝君，使汝窮乏，吾之罪也。」赦之。

鄭仁表，洎之次子，仁規之弟。恃才傲物，士人薄之。自謂門地人物文章具美，嘗曰：「天瑞有五色雲，人瑞有鄭仁表。」

僖皇即位，蕭仿、崔彥昭秉政，素惡劉鄴，乃罷鄴知政事，出為淮南節度使。是日鄴押班宣麻，通事引鄴內殿謝，不及笏記。鄴自撰十餘句，語曰：「霖雨無功，深愧代天之用；煙霄失路，未知歸骨之期。」帝為之惻然。鄴，三復之子，贊皇門人也。

寧王薨，冊讓皇帝，凡壙內置千味食。監護使裴耀卿奏曰：「尚食所料水陸等味一千餘種，每色瓶盛，安於藏內，皆是非時瓜果，及馬牛驢犢獐鹿肉，並諸藥酒三十餘色，儀註禮儀並無所憑。」遂減省之。

張循憲為侍御史，長安中為河東采訪使。薦蒲州人張嘉貞材堪憲官，請以己官秩授之。則天召見，垂簾與之語。嘉貞奏曰：「以臣草萊，得入謁九重，是千載一遇也。咫尺之間，如隔雲霧，竟不睹日月；恐君臣之道，有所未盡。」則天遽令卷簾，與語大悅，擢拜監察御史。

郭太后貴極終八朝：代之外孫，德之外生，順之親婦，憲之皇后，穆之母，敬、文、武三帝祖母。

建中中，戴竿三原婦人王大娘，首戴二十八人而走。

大歷年中，河南尹相裏造剝洛陽尉苗登，有尾長二尺餘。

賈耽為滑州節度使。酸棗縣有一下俚婦，事姑不敬。姑年甚老無目，晨飧，婦以餅裹犬糞授姑，姑食覺異，留之。其子出還，姑問其子：「此何？向者婦與吾食。」其子仰天大哭。有頃雷震發，若有人截婦人首，以犬首續之。耽令牽行於境內，以戒不孝者。時人謂之「犬頭婦」。

李祐為淮西將，元和十二年送款歸國。裴令公破元濟入城，漢軍有剝婦人衣至裸體者。祐婦姜氏懷妊五月，為亂卒所劫，以刀劃其腹，姜氏氣絕踣地。祐歸見之，腹開尺餘，因脫衣襦裹歸。一夕復蘇，傅以神藥，滿十月生一男。朝廷以祐歸國功授一子官，字曰

行循。年三十餘，為南海節度，罷歸，卒於道。

河東裴章者，其父胄嘗鎮荊州。門僧曇照道行甚高，能知休咎。章幼時為照所重，言其官班位望，過於其父。章弱冠，父為娶妻李氏女。及四十餘，章從職太原，棄妻於洛中，過門不入，別有所牽。李氏自感其薄，常褐衣髽髻，讀佛書蔬食。又十年，嚴綬尚書自荊州移鎮太原，曇照隨之。章因見照敘舊，久之謂曰：「貧道五十年前，言郎君必貴，今則皆不，何也？」章自以薄妻之事啟之，照曰：「夫人生魂訴於上帝，以非命處君。」後旬日，為其下以刃劃腹於浴器中，五臟墮，傷風遂死。

王絲為相，為妾造寶應寺，宏麗無比，為識者所嗤。

鄭覃歷官三十餘任，未嘗出都門，便登相位，以至於終。

貞元初，丹陽令王瓊三年調集，遭黜落。瓊甚惋憤，乃賫百金，詣茅山道士葉虛中，求奏章以問吉凶。虛中年九十餘，強為奏之。其章隨香煙上天，縹緲不見，食頃復墮地，有朱書批其末云：「受金百兩，折祿三年；枉殺二人，死後處分。」後一歲，無疾而卒。

太宗文皇帝，虬須上可掛一弓。

唐李佐，山東名族，年少時因安史亂失其父，後擢第有令名，為京兆少尹。陰求其父，有識告佐往迎於殯葬徒中。歸而跪食，如是累月。一旦召佐曰：「汝孝行純世。然吾三十年在此黨中，昨從汝歸，未與流輩訣絕。汝可具大豬五頭、白醪數斛、蒜齏數甕、薄餅十盤，開設中堂，吾與群黨一醉申訣，無恨矣。」佐承教，數日乃具。父出召客，俄而市善薤歌者百人至，初則列堂中，久乃雜謳，及暮皆醉。眾扶佐父登榻，而「薤露」一聲，凡百皆和。俄相扶坌出，不知所往。行路觀者億萬。明日，佐棄家入山，數日而卒。

唐韓幹善畫馬，閑居之際，忽有一人朱衣玄冠而至。幹問曰：「何得及此？」對曰：「我鬼使也，聞君善圖良馬，願賜一匹。」立畫焚之。數日出，有人揖而謝：「蒙惠駿足，免為山川跋涉之苦，亦有以酬效。」明日，有人送素縑百匹，不知其來，幹取用之。

河間王孝恭，才知識略特出於眾。初受詔征輔公祏，座上有水一器倏然變成血，滿坐驚畏，左右不測。孝恭曰：「自無負神明，此變應是公祏受首之兆。」座客始安。至淮南，

乃梟公祐以獻。時人服其先見。

明皇禦勤政樓，下設百戲，坐安祿山於東間觀看。肅宗諫曰：「歷觀今古，無臣下與君上同坐閱戲者。」玄宗曰：「渠有奇相，我有以禳之故耳。」又嘗與之夜宴，祿山醉臥，化為一豬而龍頭，左右遽告。帝曰：「渠豬龍，不能為也。」終不殺之，卒亂中原。

元德秀貧時，其兄早亡，有遺孤期月，其嫂又喪，無乳哺之。德秀晝夜哀號，抱其子即以己乳含之，涉旬而有汁，遂長大。德秀官魯山令，有清政，化惠於一邑，闔境歌之。

盧群居鄭之圃田，讀書業成，東遊淮海，求索得千縑，西之長安。聞桑道茂善相術，車馬闐門，群傾囊奉之。桑生曰：「吾常以善惡鑒於時，士所惠者涓埃而已。今貺余蓋以多，其旨何哉？」群答曰：「少為業已就，西來求官，以天下之人信先生之口，將求一言，得乎？」桑生曰：「有何不可？」群曰：「乞自三事以下造問公者，唯言近有一盧群自東來，十年持世間重柄，貴不可及，即是願分。」於是桑生昌言於時賢。不旬辰之內，凡京國重位名士皆造群門，同力申薦。代宗聞其名召見，一拜拾遺，累官至鄭滑節度使。

大宗謂虞世南一人而有五絕：一曰博聞，二曰德行，三曰書翰，四曰辭藻，五曰忠直。圖形淩煙閣，年八十一終。

清泰朝李專美除北院，甚有舟楫之嘆。時韓昭裔已登庸，因賜之詩曰：「昭裔登庸汝未登，鳳池雞樹冷如冰。如何且作宣徽使，免被人呼粥飯僧。」

長興四年，李遇奏尹拙自著作佐郎除左拾遺直史館。諫官直館，自拙始也。邇後畿赤尉稍不登矣。

王居敏為秦王六軍判官，素不協意。及從策擁兵之際，與高輦並轡，指日影曰：「明日如今，已誅王詹事矣。」

史洪肇嘗與大臣飲於竇貞固之第，以夙憤激蘇逢吉，舉爵曰：「安朝廷、定禍亂，直須長槍大劍。至如毛錐子，安足用焉？」三司使王章曰：「雖有長槍大劍，若無毛錐子，贍軍財賦，自何而集？」肇默然而散，自此蘇、史有隙。

陽邠起於小吏，及為相，嘗言曰：「為國家者，但得帑藏豐盈，甲兵強盛；至於文章禮樂，並是虛事，何足介意？」自此後始不在清議。

王師範非名族，世承姑息。及其死也而無辭，輒有長幼之序。三川之士多焉。

漢隱帝賜諸伶錦袍玉帶，史肇奪之還官曰：「健兒戍邊，寒暑未有優恤，爾輩不當也！」其凶戾也如此，然至理得中。

武皇嘉明皇之功，以其屬五百騎號曰「橫沖」，都侍於帳下。故兩河間目為「李橫沖」。

於鄴除工部郎中，時尚書盧文紀諱業甚不平，陶鑄欲請換曹；其夕鄴雉經。盧尚書貶石州司馬，於、盧之器固小也，然過在執政。

趙光逢為司徒致仕，光裔入相有日。省問其兄，語及政事。他日光逢署其戶曰：「請不言中書事。」其端靜也如此。

葛從周有殊功，鎮青社，人語曰：「山東一條葛，無事莫撩撥。」

楊尚書昭儉退居華下，自題家園以見誌曰：「池蓮憔悴無顏色，園竹低垂減翠陰。園竹池蓮莫惆悵，相看恰似主人心。」

近有鐘離令王仁岫善工算，因集八卦五曹算法云：用十二文牌子布位，先須正坐其身，以坐位便居北方也。每牌子拘一位，每位從一至十起，坎為初巡指八方，以方為首。八卦既畢，卻取其陰，橫九豎十，積為前位，常以九九正文，顛倒呼命，瞻前顧後，逐位取了。須是明其九九正文，進退精熟，方可入於諸法，次第加減。一位因望折倍減，五門不雜於五曹，五曹秤尺地倉金，五數悉通於一位。或遇前後隔位，即以辰次而空之。或遇除減並繁，別以閏牌而貼之。總而存亡除留，自然明其向背。既轉移而得理，則絲忽而無差。但用諸法徑門，取其簡要，若類鼓珠之法，且凝滯於乘除。比法乃至開方、立方，求一立一，皆可通其體例耳。」

法眼姓魯，雪峰姓曾。或問雪峰師何姓也？答曰：「魯人不系腰。」卻問法眼師何姓也？答曰：「雪峰系腰帶。」

盧文進，幽州人也，至江南，李氏封范陽王。嘗云：「陷契丹中，屢入絕塞，正晝方獵，忽天色晦黑，眾星燦然。問蕃人，云：『所謂笪卻日也。以此為常。』頃之乃明，方午也。」又云：「嘗於無定河見人脛骨一條，大如柱，長可七尺。」

後唐太祖嘗隨火征龐勛，臨陣出沒如神，號為「火龍子」。

王審知起事，其兄潮倡首。及審知據閩中，為潮立廟。廟水西，故俗謂之「水西大王」。

梁祖初革唐命，宴於內殿，悉會戚屬。又命葉子戲，廣王忽不擲，目梁祖曰：「朱三，你愛他許大官職，久遠家族得安穩否？」於是擲戲具於階，抵其盆而碎之。

劉坦狀元及第，為維揚李重進書記。好酒，李常令酒庫：「但書記有客，無多少供之。」尋為掌庫吏頗吝之，須索甚艱，因大書一絕於廳之屏上云：「金殿試回新折桂，將軍留辟向江城。思量一醉猶難得，辜負揚州管記名。」未幾重進望日復謁於坦，讀之忽悟，曰：「小吏吝酒於書記也。」立命斬之。坦不懌，凡數月，悔而成疾。

正衙宣樞密使制自周祖始，漢隱帝嗣位之初故也。

有米都知者，伶人也。善騷雅，有道之士。故西樞王公樸嘗愛其警策云：「小旗村店酒，微雨野塘花。」梁補闕亦贈其詩云：「供奉三朝四十年，聖時流落發衰殘。貪將樂府歌明代，不把清吟換好官。」近有商訓者善吹笙，亦籍教坊，為都知。能別五音，知吉凶。復得畫之三昧，山水不下關、李。

王延彬獨據建州稱偽號，一旦大設，為伶官作戲辭云：「只聞有泗州和尚，不見有五縣天子。」

馬全節為鄴都留守，以元城是桑梓之邑，具白襴詣縣庭謁拜。縣令沈邁避之，節曰：「父母之鄉，自合致恭，勿讓也。」州裏榮之。

孫光憲從事江陵日，寄住蕃客穆思密，嘗遺水仙花數本，植之水器中，經年不萎。

後唐莊宗年十一，從晉王討王行瑜。初令人覲獻捷，昭宗一見駭異之，曰：「此子有奇表。」乃撫背曰：「兒將來國之梁棟，勿忘忠孝於吾家。」乃賜瀲鵜酒卮、翡翠盤。十

三讀《春秋》，略知大義。騎射絕倫，其心豁如，采錄善言，聽納容物，殆劉聰之比也。又昭宗曰：「此子可亞其父。」時人號曰「李亞子」。

楊惲內侍字道濟，僖皇末權樞密，出為浙西監軍。朱梁篡後，竄身投武肅，居越中。長八尺，有黃白法，善壬課，事饌至精，四季皆榜廚。手寫九經、三史、百家，用蒲薄紙，字如蠅頭。年九十餘卒。

四明人胡抱章作《擬白氏諷諫》五十首，亦行於東南，然其辭甚平。後孟蜀末楊士達亦撰五十篇，頗諷時事。士達子舉正，端拱二年進士，終職方員外郎。

長興元年二月，郊祀赦。內外群臣職帶平章事，兼侍中，中書令，與改裏鄉名號。

偽蜀韓昭仕王氏為禮部尚書，麗文殿大學士。粗有文章，至於琴、棋、書、算、射法，悉皆涉獵，以此承恩於後主。朝士李臺瑕曰：「韓八座事藝，如拆襪線，無一條長。」時人韙之。

朱耶赤心者，或云：「其先塞上人，多以騎獵為業。胡人三十輩，於大山中見飛鳥甚眾，鵠於一谷中。眾胡就之，見一小兒，約才二歲已來，眾鳥銜果實而飼之。眾胡異之，遂收而眾遞養之。成長求姓，眾云：『諸人共育得大，遂以諸耶為姓。』」言朱耶者，訛也。

天成中，帝謂侍臣曰：「自古鐵券，其事如何？」趙鳳對曰：「此則帝王誓文，賜其子子孫孫，長享爵祿。」帝曰：「先朝所賜，惟三人耳。崇韜、繼麟尋皆族滅，朕之危疑，事慮朝夕。」嗟嘆久之。趙鳳曰：「帝王所執，故知不必銘金鏤石。」帝曰：「敢不深誡！」

忠懿王在錢塘，顯德中有民沈超者負罪逃匿。禁其母，凡百日不出；及追妻鞫之，當日來。首判之曰：「母禁十旬，屢追不到；妻縶半日，不召自來。倚門之義稍輕，結髮之情太重，領於市心，軍令處分。」又大貂曹公鎮青海，有盜魁累犯當死，皆會赦。至公在任又犯，有司以赦文舉之。公判曰：「三遇赦文，天子之恩合免；屢為民患，將軍之令必行。」乃從極典。

陶谷小名鐵牛。李濤嘗有書與之曰：「每至河源，即思令德。」唐彥謙之孫也，以石晉

諱改姓焉。

此宋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